

倫理小說（卷上）

雙孝子嘆血酬恩記

說部叢書
第十六集
編五十五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評語

余讀史記刺客傳。聶政姊伏政戶次。號曰。其是吾弟與。嚴仲子知吾弟。嗚呼。嚴仲子知吾弟六字。悲塞天地矣。夫以仲子之仇傀。不必出於直道。聶政之刺傀。亦未必本諸義憤。正以貧賤受知。此大累人耳。然政有老母。不卽以身許人。迨老母以天年終。始爲仲子死傀難。政之孝亦正可錄。雖然。百金之饋。未嘗受。則亦未必於仲子爲有恩。惟此金爲母來。不爲身來。仲子之饋。意固在政。而其命饋之名。則又在母。卽此已足以死政。政之事。與兩孝子不類。而類要之酬恩之局。均激於孝行。且政之誅傀。傀不必能爲亂人。而兩孝子之仇。虛無黨人。平亂也。其死正其義。卽其孝亦正。吾讀聶政傳。吾益服此兩孝子矣。

伊梵者。虛無黨人也。其父以殺人伏法。伊梵與父同捕治獄中。切切授以仇富尊貧之宗旨。伊梵八歲。夙讀微克討休固書。深斥小拿破侖之不道。伊梵孺子。以爲天下之富人。均小拿破侖也。恨根已綱。又見其父獄死。而獄事之成。卽出之富人。雖無虛

無黨人詔之以復厲其道已足殺人。宜其口狺狺然無平和之思。獨其天性摯孝。以八齡童子不挾餕糧行烈日中五百里卒達獄所。親面其罪父之死。惟其愛父故仇富。且不知其父獄死之爲罪。而但以爲富人殺之。日圖與公卿爲難。其道則甚昧。然其緣起。則皆爲父許之以孝。亦賢者原心之律也。

夫使聶政不報仲子。而仲子未必卽爲韓傀所殊。以區區私仇。彼此復不相見。且事隔數年。仲子或忘懷矣。而政忽進而鼓動之。迨政旣殺傀。仲子雖喜。未必不悔。而在聶政固但念仲子之恩。初未嘗計其曲直。若欽司克利亞公爵與黨人何仇。與黨人無仇。復與伊梵有恩。黨魁之遣伊梵。事已大左於仲子。今使以仲子之恩。遣政殺傀。則政必行。使傀轉遣聶政殺仲子。則政必不行。且將刺刃於使我之胸。此定理也。今黨人乃欲身爲聶政之伊梵。倒戈以向公爵。故伊梵決不爲使。不爲使者何以此身爲死父而奔波。而公爵卽諒我救父之心。爲寘善地。實爲亡父存其遺孤。存孤者父必陰義其人。天下安有爲父所陰義。而爲子者乃陽仇之。故伊梵之存公爵。初若與

孝無涉。更原其心。又宜以孝許之。

伊梵之趣父難也。長日道行。前望無見。但覺有囚父獄牆一片。瓦其眼中。其心殆謂此獄牆猶天上清都。到卽宅心之所。且云。獄牆如燈。伊梵之身則如蛾。千里百里。亦將一撲爲快。嗚呼。吾譯序至此。淚落如綆矣。夫身奔父難。在古固有其人。獨難責之八齡之童子。非至性出之天授。胡得有此。甯謂盜俠中無善類哉。

亨利利邦者。尤畧政一流人也。年近五十。猶對母作嬌啼。其始爲母行貸於馬來公爵。爲閻者所格。三上書。則又格於舍人。及公爵知狀自來。則衍衍陳說。向之行貸爲母貸。不爲身貸。身可槁死。母不可以槁死。公爵雖痛其擴。亦未嘗不欽其孝。乃益贍其母。觀利邦之告伊梵曰。吾母眞善人。常申申詈余仇公爵。余身爲人子。老母之詈。安敢引爲微憾。嗚呼。利邦銅匠耳。未必卽被文化。而所言所行。乃爲士夫所弗及。彼虛無黨人。竟欲利邦殺其贍母之人。宜其不爲所用矣。

馬來公爵於伊梵利邦均有恩者也。黨魁宗旨首仇富。其必以二子殺馬來者。正欲

重恃二子以爲用。故僉謀以詐術誑誘。使之必行。謂二子既殺公爵。則官中必懸金購賞。重獲其人。於是二子且帖耳就黨人鞭笞。嗚呼誤矣。天下深於仇者。必稔於恩。虛無黨既以扶弱抑強爲宗。則不宜以反恩爲仇事干義士。且英法之巨富。又甯止兩公爵黨魁用人。乃不用其心。而用其身。此在畧有知覺。尙不爾爾。矧辯才如保羅。竟復出此。然則虛無黨人亦蠹物耳。

方今新學大昌。舊人咸謂西俗寡倫理。然西哲不乏舊人。亦以今人之薄。不如古人之厚。故曰爲倫理小說。用以醒世。此書敍虛無黨。正爲彼中厲禁。然始誤而終歸於正。且其中用無數正言。以醒豁黨人之迷惑。則作者救世之苦心。其殆與史公之傳刺客同趣乎。

畏廬居士識

雙孝子噀血酬恩記卷上

英國大隈克力司蒂穆雷原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叙藝音事之緣起
如播種也

第一章

去今十四年七月中。有一孺子距渾河之次。寒狀凜然。作波吒聲。衣單縮二手於襟中求煖。以背抵樹。此孺子若引首望東北。當見澳大利亞。愛而迫司山。此一山另若沿河行五英里。即可見南太平洋。此孺子固稚。然山川形勢。則皆悉之。歷歷此時。雖七月而隆寒已及。觸膚起粟。孺子旣飢且寒。於是心中蓄怒。恨人世貧富之不均。以爲非理。其與孺子坐處。河之對岸。行四五百碼。卽爲庫拉拉小村。村新闢。羣樹如鬚。然均生膠。故亭亭皆冬青。而嚴風撼樹。如衣裳作縷縷聲。河流漸漸。均如代。孺子哀哭弔其不辰者。樹上流雲。如織狀。類將雨。然此庫拉拉村中人家僅十數。以四面皆山村。

居窪下。山水衝發時。往往成湫。故村人恆空其屋底。逾四五尺。如樓居。用以避水。既無垣墉。爲護門宇。爲風日剝蝕。皆黯黯作死灰色。村屋旣錯落不相附麗。而中間似有農圃之迹。已經墾鑿。圍之以籬。籬外則大樹受燔。但餘其根。如巨質。大類古墓。殘碑。則雖名爲村直墳臺矣。自村達河岸之樹。已爲村人焚燬。垂盡。外此。則鬚髮無窮。勢欲界天而止。此時孺子旣已苦寒。復淒寂不可耐。則轉其疾貧之念。而憾世。合睫忍淚。嚼齒示恨。過者以爲此孺子喜怒不恒。往往哂置。殊不知此伊梵來斯者。孺子名伊梵獨坐岸次。則爲平日搏戰之巨敵。卽時忽見一童子跨小驪駒。自隔河而至。見伊梵獨坐。則爲平日搏戰之巨敵。卽鞍上呼曰。咦汝在是耶。伊梵立起。亦報之曰。咦汝耶。騎上童子曰。汝安能渡河。伊梵曰。我豈不能得路。馬上童子衣着至整潔。不如伊梵敝。此二童子同歲。相距高下。僅一二月。而自識者觀之。馬上之兒。有貴介氣。河上之兒。則有俠烈氣。二子抗不相下。馬上之兒。未聞伊梵得路之說。則又問曰。汝聞吾言乎。汝何術渡河者。伊梵曰。汝乃

不聞我自覓得路耶。以我思之。汝必不敢渡此。馬上之兒曰。汝乃謂我怯。正汝之憲。
須知汝所能者。我皆能之。正不復後。汝詎以我貴伐。乃不及伶人。伊梵曰。偷人乃果。
不能勝汝。汝試渡河。試吾勇。語次。狀甚嗤鄙其人。馬上兒曰。汝果好勇。宜渡河。我立。
馬待爾。伊梵曰。可。汝勒馬及河灣。有枯樹傾於河身。汝能緣樹渡河者。則汝始名爲。
勇。馬上兒即下騎。繫馬樹上。伊梵頓足曰。我料汝殊不敢前。於是二子均沿河行。至。
三十餘碼外。河身已曲。有枯樹圍可三十尺。以雨盛土。鬆樹覆河如橋梁。馬上兒見。
臥樹之身甚高壯。又無旁枝。不可攀援。則反步引退。求得槎枒者。引之而登。馬上兒。
行時。伊梵呼曰。汝乃以背向我。此真貴家子所爲。然吾亦不能赦。我當力取而得之。
伊梵者。知今日必且惡戰。乃去其垂敝之外衣。結束待敵。此時馬上兒亦登趨走。如。
猿猱。已過河緣樹根下地泥溝。已汚其衣。旣下。亦去其外衣。挽袖執手爲禮。後遂鬪。
地滑如膏。二子乃互有勝敗。然貧兒之骨幹良堅。能戰。戰術高於馬上之兒。馬上兒。
亦思以貴人不屈於偷父。必欲求勝。然二童子咸不審武技。或引衣。或挈領靡狀不。

有。有。時。戰。罷。偶。息。忽。聞。聲。呼。戰。則。雖。極。疲。亦。銳。起。應。敵。不。露。怯。狀。且。復。戰。末。次。伊。梵。
忽。斗。起。力。仆。馬。上。兒。於。地。創。甚。伊。梵。又。手。於。腰。曰。此。著。何。如。者。馬。上。兒。雖。喘。息。然。堅。
不。答。伊。梵。大。聲。曰。汝。願。遂。乎。馬。上。兒。以。首。面。地。不。之。顧。伊。梵。則。以。足。近。其。身。曰。爾。不。
言。吾。當。蹴。汝。以。足。果。爾。能。忍。受。則。爾。之。流。品。尙。爲。何。等。人。更。相。見。者。汝。當。知。恥。馬。上。
兒。已。甚。敗。則。默。然。不。之。報。已。而。引。首。仰。觀。見。伊。梵。立。於。臥。樹。之。上。以。拇指。自。抵。其。鼻。
示。勇。然。鼻。端。亦。沁。沁。出。血。且。曰。汝。足。乎。馬。上。兒。仍。不。言。下。袖。襲。外。衣。以。目。他。視。甚。鞅。
鞅。逾。時。則。又。言。曰。汝。據。高。臨。我。更。戰。者。胡。得。不。勝。伊。梵。曰。汝。既。不。戰。我。亦。歸。休。行。時。
尙。屢。迴。其。首。馬。上。兒。見。敵。已。行。則。亦。渡。河。上。馬。行。伊。梵。歸。沿。路。沮。洳。且。車。軌。深。陷。行。
道。至。艱。苦。而。地。上。尙。有。腐。草。時。時。作。小。積。伊。梵。望。積。辨。種。若。稻。若。麥。若。蕎。麥。一。別。
白。而。雨。腳。如。繩。已。續。續。下。伊。梵。引。其。領。蒙。頭。入。村。村。中。有。極。遠。之。一。屋。緣。小。梯。以。登。
梯。倚。於。游。廊。之。上。廊。木。亦。垂。朽。梯。末。尙。倚。其。上。而。屋。下。本。有。游。藤。蕪。蘿。之。屬。蔓。生。今。
秋。暮。寒。侵。藤。皆。枯。爛。益。形。屋。之。殘。陋。窗。破。以。紙。糊。之。雨。脚。斜。侵。朔。風。凜。烈。紙。蕭。蕭。鳴。

有小女號哭其中。聲甚梟厲。屋本依牆。宇下蓋小茅茨作豕圈。小豚乏食。彼此相衝冒。且大鳴。伊梵既登梯。中有敝服之婦人。蓬首出視。即曰。兒歸矣。音吐爲英國西偏人。旣詳審。則曰。伊梵又與人鬪。很。伊梵側身曲肘向其母。斜視言曰。有之。婦人太息不語。自入。少須。自室中出。薯蕷一筐。更入。則奉一筭。渾河之水。並小刃。一曰。汝削其皮。果傷及薯身者。則我亦翻爾皮。伊梵卽取三足之櫈。坐而剝薯。婦人作怒聲。曰。汝今日與誰鬪。伊梵曰。我今日力毆彭生家小鬼頭。令其款服。婦人見其鼻端有血癥。卽曰。汝爲人毆。乃云毆人。伊梵曰。我固見創。因以袖磨鼻。曰。鬼子被創後此或不見困。婦人曰。有是。父固有是兒。爾父子均兇人。我果當日有卓識者。或不嫁威而斯人。果知爾父執業如是。我亦胡由至此。長日辛楚。良不得生趣。語時豕聲大嗥於簷中。婦人聞聲。則曰。喂之無資。宜殺而醃之。不爾。將覆吾荳。惟盡殺此豕。何由得鹽醃爲乾肉。今觔鹽貴。至兩先零。一升吾家有六辨士。否且有家具可值六辨士。否。因曰。汝去皮厚。又傷吾物矣。歎曰。吾長日乃困馬磨之中。天下乃無一事如吾意。而是間亦

無見存之人。孺子聞詈似已習聞。仍剥皮不顧。知家狀如是。則亦無可如何。婦人辟寒。納手裙幅中。帶其餘詈入門。及見伊梵無聲。則曰汝仍作是狀對我。若長日與人翻力。若父則長談國政。我自有生而來良未覩爾。一家人人物如是之殊特。卽吾村中應派赴立法院之會員與此寢人胡涉。乃呶呶必與其事。曰必令華湛與此役吾念若父之力殆與爾埒。復何能爲。即使有能。能糊我破窗否。能以物飼吾飢豚否。噫吾一生爲若父子。忿恨死矣。果我非基督教中人。防靈魂受械者。則早赴汚池中死似此光陰。吾何能度。暑刻伊梵如聞如不聞。時時以袖拭其創鼻。迨薯皮旣剝。一一投之筍水。心中自慰。熟時得食可已其飢。然其妹仍狂哭。母奔入以手撫之。納乳峯其口。令止哭。復將女出。見之如捧破布一團。倚門而詈。又一句鐘。此時薯蕷已剝盡。婦人命子更汲河水。伊梵汲歸。其父適至。則爲之將其汲器。其人頑而瘦。面作黃色。黑其髮。然眉目中有牢騷不平之氣。襲舊衣。色已剝落。初歸時。卽坐於三足小欒之上。雨淋其身。因引冠麾斥其積水。作西方之音。自此間人殊無心。彼苟見同儕爲鬼。

所得亦閉目聽之。弗援婦人抱兒卽答曰：我不特惡是間人至不日其地。此時伊梵剛汲水至路次，搖蕩已濺出其半。此人卽引水傾其已削之薯於新水中滌之。語其子曰：伊梵我有訓解爾當識之。天下自命爲貴人者爾勿以禮接之。彼遇汝必無好懷。彼人專力爲己無恤他人。我實告汝後此窮富貴賤四種人之水火將至於終極。汝能識吾言者方爲吾子語時以手承其子之頰觀之見其鼻卽曰汝又與誰鬪者。伊梵曰吾安能遜彼小彭生态睢我父曰彼處爾何如。伊梵曰彼矢口卽曰咦兒亦以是報之。父曰此施報應爾。伊梵曰彼偷我至渡河毆兒兒初斥其莫至彼乃竟至兒遂敗之。父曰然汝能以力敵貴人者其志良嘉於理亦當。語時以手拊其項作許可狀且以手自束其溼襟上積水盡去。始執薯蕷入門。伊梵見賞於父乃摩鼻端矜其勝。此時有一人自麥林尼司火車站下經此村適遇雨承巨筐於背地滑不能步。幾仆乃斜施而行。風至時時引避。遂至伊梵屋下。伊梵母來斯曰吾家不能住游客抱兒拒來客於門次。夫曰何人來客已登梯至廊上下其冠而雨脚仍集其身。婦人

曰汝何作。來客似外國人。發聲作法蘭西語。竟不能悉。伊梵之父立出謝客曰。我本
寢人。無以供客。然有菲食。果不見菲。則請入坐。因以手招之。其人聞老來斯言。似未
知。然見其招手。則立卸其筐。喜形於色。

第二章

來客見主婦。則甚不懌。而主婦見客。亦怫然。入客之顏色立變。乃目視老來斯。乞其
緩頰於主婦狀。顧亦不言。老來斯拊其背曰。客但息。勿計婦人。因移其三足之櫈。投
客來客恭謹作數語。主人初不之解。老來斯引其襟。令坐。客色定。遂據櫈。坐客年可
五十餘。侏而笨。髮作鐵灰色。分其髮爲兩坡。之肩後額廣而胡。羊。脣厚而努。髭滿。
其口髯長。亦分割散於胸之左右。二目極巨。閃閃作光。以客之廣額及巨目。測之大
似詩家否。亦精於理學者。惟短鼻厚脣。則又類韃靼。老來斯語其子曰。伊梵汝以麥
囊蒙首。冒雨往召法蘭西人至吾家。果未外出。則趣其同至。伊梵去。後來客出菸斗。
於衣囊至。又出菸塊。以刀切之。切既。納諸斗中。老來斯見客吸菸。亦探囊出菸斗。

顧乃無菸。旋復納之來客見狀並菸塊及刀上老來斯老來斯僞郤而客堅不可於是老來斯少切其塊以手團之來客以指指菸似索火老來斯覺就爐中出爇薪主客各爇其菸吸之滋甘相對復無語顧老來斯半月未得菸吸時吐納有聲脣鼻皆動來客見狀則張口極力效英語曰佳乎老來斯答曰天下深於菸者久不得菸今日之甜美殆不能狀來客雖未達然亦微識其旨亦點首報主人於是又無語逾五分鐘遙見伊梵已冒雨歸張手向其門似示父以得客迨既至則喘息言法蘭西人俄頃此時見法蘭西人衣雨衣犯雨而行引手爲勢示老來斯趣步向前向老來斯爲禮曰公子召我言有異國之人見訪彼此不能達果彼操法語及日耳曼語者吾尙能詳其他則不之審來人操英語至精惟少挾法人之音人旣魁壯丰儀甚美且靈警無匹雖指尖之間亦似神會人意蓋上等社會中精品也與來客旣鞠躬卽以德語語之而客之報詞則法蘭西語又似俄人習法語者法蘭西人曰客乃能操吾鄉音則同文耳於是議論風生老來斯引目左右顧莫解一字老來斯生平操英

語外匪特異國之語未嘗聞亦未聞有操是語者乃大疑二人鞠躬都無理解於是二人肆談狀至暴烈已而法蘭西人力抱此客與之親吻老來斯乃大奇欲曠法蘭西人與客爲禮訖卽面老來斯曰汝延神道至門顧乃不知汝知是人爲誰乃謂爲裨販人耶彼道行二十英里飢而求食汝果知是人爲誰者老來斯曰未也法蘭西人曰彼卽蒲離司披忒魯夫納老來斯曰吾乃素昧生平法蘭西人曰渠卽十五年來俄羅斯虛無黨中渠魁十年以前爰書定西比利亞治礦終其身彼竟戕殺守礦者逃出赤足行冰天雪地中二千英里又爲人得則又力遯而出凡天下之喜自由者無不悉其名老來斯曰然則英雄耳因出手與客爲禮且告法蘭西人曰爾對客言吾外祖父亦英倫中豪士能力與酷吏爲敵尋見法蘭西人復以法語告客且指來斯語客謂此人亦我同志其外祖五十年前以頸血爭自由而死披忒魯夫納立起言曰天下奇種之植徧天下皆然收穫亦正非遠顧此間可以縱吾所言恣吾所行乎法蘭西人曰是間固自然奇貧之人仍爲豪右所踐踏公弗信試問老來

斯居此久果得自由否披忒魯夫納曰請公爲我問主人更以主人之言示我法蘭西人曰適客問我是問得自由否我已報客宜問足下足下居此較英倫自由何若者老來斯曰我之奇窮至於無尙然此爲新地或得新機足以自蘇其困今彭生紳士之父居英倫時蠶食吾先疇至盡彭生遷居於是又以資盡購是間腴田實則此地雖新而法律仍舊此法律者益富而蝕貧貧者愈不聊其生法蘭西人復譯是語報披忒魯夫納客大惊曰老夫頗聞遷居新地者恆樂於故土胡來斯獨否法蘭西人歎曰來斯適言處新地者固有新機惟機倪之得亦偶然耳客曰此間乃奇貧不類他處法蘭西人曰地固可興弊在多資之人爲之壟斷凡有腴田專爲一家所得餘人之來乃束縛莫展其羽翼枯槁而死者相枕籍今澳洲新闢固不盡爾然使舊律不更則富人富至貧士益無聊生故洲地雖新而毒種則仍其舊此時來斯之菸已燼更以手納之力吮不止因倚壁而思初無溫飽之願伊梵則仰首視此二客聞其聲震屋瓦則尤莫解其母置其乳下之女徐至門次相客眼角眉稜均作弗適狀

而披忒魯夫納聞法蘭西人言。則俯首歎息不能語。仍吮其無菸之斗。忽聞有馬蹄濺泥之聲。泥滑而馬瘡。聞騎客怒詈曰。汝乃不能穩立耶。老來斯曰。此卽彭生紳士過我門也。引目向外怒視而身仍倚壁坐。少須彭生馬過其門。引轡立彭生及來斯本威而斯人而貌則迥異。來斯黑髮黃臉。彭生則鬚髮皆赤眼爲藍灰色。平日往來風霜雨日中色亦黔黑。二目怒視右手執鞭而顫來時已怒不可遏。顧以胖人乘馬氣促不可耐。旣怒且罷。語幾無次。以鞭指門可一分鐘喘息不能出口。來斯以目視此騎上人。噙菸斗於口。納手於囊。示之蹇態。彭生愈怒。法蘭西人內外顧。則甚悅。忽彭生作怒聲。問來斯曰。來斯汝聽之。老來斯曰。可。彭生曰。爾子更毆吾子者。吾將制其死命。老來斯曰。汝能殺吾子者。我可以見爾雉經世界中去。兩兒人亦佳事。彭生遂肆詈不已。顏色大縞。且言曰。吾兒歸時。自髮及踵皆泥。目腫而牙落。彼語我卽爾小鬼毆我兒。伊梵曰。彼胡爲鄙我。我何人者。乃見鄙於若子。彭生舉鞭曰。是於爾胡傷來斯。引其兒曰。汝立於此。勿聲。汝曾否與小彭生忤。伊梵曰。彼先鄙兒。兒坐於隔。

河彼子絕河而犯我言。凡爲紳士力能制偷兒。兒言汝必無敢當我。彼曰能。遂絕河而戰。我乃敗績而去。法蘭西人遂起語。彭生曰。村老二暨子之爭與老胡涉來斯兒理。直老不能以氣遏之。彭生本盛怒。一聞呼。村老則尤怒。日爾狂謬之法人。乃助兇人爲暴。意且下馬肆鬪。顧著長衣而襟幅又爲跟後之釘所引。久不得下。法蘭西人知。下馬且鬪。乃立趨其前。握其鞭。彭生力爭。然一分鐘中。鞭已爲法人所得。立而俟之。曰。吾友汝癡肥且。望六之年。宜勿冒昧。尋仇於健者。汝言我爲狂謬之法人。斯言亦良。當然吾固在英國奧克司佛大學堂畢業。知自防衛不能受欺於人。彭生此時氣定。知不能敵。乃作嗤鄙狀。曰。汝乃長自奧克司佛。勿論如何。終爲狗種。且爲罪人爾國家流配。若身至此。國運乃大昌。在理爾應改過。爾國三法司定爾爰書。至牛加里度尼亞。貶所二十年。非耶。法蘭西人笑曰。汝言乃多趣。然此地所居者咸罪人。無良士。彭生曰。老夫此來。本不爲爾。指來斯日爾敢縱爾狂子犯我子者。後此宜勿悔。來斯亦曰。若子更挑釁者。吾子必仍前所爲者。以報爾。無所恆。法蘭西人曰。爾二。

造均立約今還汝以鞭彭生得鞭復舉且下而法蘭西人已疾進反翦其臂曰村老汝宜勿動帖耳而歸勿狂吠以暉端士凡暨子狂恣父母宜加以庭訓勿溺愛以縱暴彭生曰虧哉法奴汝自稱非孟德麥亞子爵耶法蘭西人曰我未嘗語人而人之尊我固有是稱彭生曰勿論何等爵然均罪人法蘭西人曰汝言固非妄惟更言及此者吾鞭且下而老矣宜歸勿與健者論是非言已釋其臂復歸座彭生上馬無言而去法蘭西人語來斯曰客宜就我在君許語旣弗達寂寥相對殊無情趣遂引披忒魯夫納行客負筐與來斯夫婦別遂出此時伊梵問其父曰此法蘭西人乃舊伐流人耶來斯曰然汝長成時當自知其故天下所謂文明國人其視自由人咸以苛法伊梵曰彼所犯何律詎取非其有耶來斯曰汝少須吾示爾以物因入出一殘書撫其首曰爾今日對此虧應爾惟此書中所記爾或未析今且細觀其弗省處更就我問之小子得書歡悅而觀老來斯曰汝讀書宜滌其手後此皆爾伊梵於是疾入滌已遽出然膩子之腥觸鼻也童子旣得意竟取其積垢一一浣之都盡惟耳後尙

積厚器。此子於長夏時。恆在水中。至冬則憚水弗入。此羈宜稱爲冬羈。此時來斯始授之書。書爲微克討休固自訴小拿破侖無道時苛政童子伏窗讀之。然能解者僅三分之一。而心思則堅凝無復淆雜。其母於薯熟時。凡堅呼三次。始就食。

第三章

庫拉拉村交冬。初不清寂。有時亦微雪。但作微白。無復成霽。逾時已融。南風一起。徹夜鳴號。樹無甯柯。一交北風。則又和暖。以風從赤道來也。胡椒之樹。夏則辛辣。觸鼻。冬風一煽。椒香則又動人蕭爽。伊梵長日懷此殘書。苦讀不置。一日復懷書入密林。誦讀。顧年幼。不析物理。竟以小拿破侖方之。小彭生以爲威力無尙。凡小拿破侖肆虐之狀。悉舉而合之。小彭生以爲不道臻於極地。夫以此等書授之童子。已乖義方。而童子受書。莫適所用。以暴烈之禍。例之。云麼之小彭生爲說。更謬。伊梵初至。時舍孔道外。無敢涉足林間。蓋嘗聞有人入林。恆隱不見。逾月。白骨。體。體。然。乃聞而大懼。顧居已經年。似成土著。乃敢投身入林。雖蛇蝮縱橫。然方冬而蟄。則尤弗恐。於是每

日。攜。麪。包。及。冷。馨。擇。一。綠。陰。繁。縟。處。讀。之。其。略。不。悟。者。則。拼。其。字。母。讀。之。亦。隨。機。而。
悟。其。理。時。披。忒。魯。夫。納。居。法。蘭。西。人。家。亦。長。日。習。英。國。簡。語。不。及。一。禮。拜。已。能。作。酬。
應。語。雖。不。爲。裨。販。事。然。村。間。之。人。亦。間。有。以。錢。與。易。者。有。時。亦。助。法。蘭。西。人。掘。地。播。
種。或。爲。之。汲。水。於。河。孟。德。麥。亞。子。倚。即法蘭西屏居荒。村。初。不。以。殘。貴。驕。人。其。名。本。曰。愛。
德。哇。德。既。至。是。間。與。英。人。處。則。縮。其。音。曰。迺。德。與。人。接。時。則。或。謂。之。迺。德。質。直。者。仍。
謂。之。法。蘭。西。而。村。人。公。稱。之。曰。朋。友。一。日。伊。梵。方。倚。樹。而。讀。旁。有。巨。樹。年。深。頗。朽。蠹。
成。爲。竅。竔。伊。梵。卽。隱。其。中。用。避。風。雨。然。密。林。中。本。產。袋。鼠。及。四。脚。蛇。與。鐘。雀。然。與。人。
無。忤。伊。梵。顧。亦。不。懼。忽。隱。隱。有。人。呼。聲。初。猶。隱。約。以。爲。有。人。呼。名。繼。而。又。聞。其。聲。始。
發。聲。應。之。而。呼。聲。復。至。其。聲。良。邇。其。人。似。隨。伊。梵。應。聲。而。至。靴。聲。所。觸。枯。樹。爲。折。已。
而。至。伊。梵。前。則。被。髮。之。俄。人。披。忒。魯。夫。納。也。伊。梵。見。狀。知。其。迷。路。衣。爲。荆。棘。所。裂。冠。
失。而。髮。亂。且。樹。葉。雜。其。亂。髮。中。引。日。四。盼。張。皇。無。措。雖。冬。寒。而。汗。出。如。濯。伊。梵。曰。
迷。失。道。矣。俄。人。見。狀。曰。然。童。子。亦。迷。路。乎。伊。梵。曰。否。我。安。得。迷。惟。以。狀。卜。之。丈。似。冒。

震恐而來。俄人曰。汝能得道乎。伊梵曰。烏能不得。且足與丈賭其能否。俄人不審所謂賭者。知迷道必得出。亦依樹根坐。拔出其指掌之棘。亦知鬚髮蓬亂。則搔其五指爬梳之言。曰。汝心至良。我殊不忘汝。伊梵曰。吾初聞聲。乃不知爲丈。丈胡爲踽踽來前。然吾前此未審道之所出。殊未敢入林。語次甚傲兀。如師之詔。弟俄人笑而點首。言曰。我安能忘汝。今且歸歟。伊梵曰。可。吾引丈合於官道。丈可自歸。伊梵起時。置書於地。此時俯拾其書。納之囊中。俄人則索取其書。讀而大異。言曰。汝讀此耶。不能作英語。乃以手叩書。格格莫吐一語。伊梵以手橫腰。與之點首。俄人以爲蒙養。胡得讀此。今既讀之。或望其成奇兒。乃還書童子。伊梵旣行。五分鐘中已見車軌所經地。因曰。此爲官道。十分鐘可以甯家。俄人曰。我萬不忘汝。俄人旣去。伊梵仍歸腔樹之中。而俄人匆匆歸迺德家。迺德此時方卷袖伏地治豕糧。豕方大嗥求食。迺德迺首見狀。卽曰。吾友胡委頓至此。俄人曰。吾迷途入叢樹中。莫出更覩陽光。方知困於蒺藜深矣。遂語迺德。得伊梵引道出林。狀語次復言。曰。吾今日見一事。乃大奇。君知此童。

子踞樹何作迺德曰吾何由知此時治豕糧且竟捲手去其麥屑曰童子何爲俄人曰彼方讀微克討休固所著攻擊小拿破倫書吾不審英語不能叩以所學之深淺君後此教吾英語將與此子談論吾意此童子超也迺德曰可君今試爲我取水我調其麥稽君以水徐漬之令潤迨豕糧旣得遂舉其巨盆近圈豕見盆疊背待食聲愈蠢動迺德飼豕歸俄人曰今日發軾矣吾今先舉動詞大抵學外國語非從動詞入手必不能造其深邃迺德曰可汝言以動詞入手眞善學者於是人各出煙斗而俄人則取楮筆於筐中迺德倚短榻口授其文告之以音俄人一一書之及晚則得動詞十數夜中睡於庋閣則以燭繼之俄人甚聰穎一教輒悟不及半月於新聞紙短篇文字已悟大意日中則與村人攀談亦以采摭英語後此與迺德相見必要其作英語雖中斷處則濟以法語然進境絕速已而冬盡春來時爲九月矣彼中以九月爲春

一日伊梵復遇小彭生於道彭生仍乘馬一見伊梵亦頗思避伊梵忽挑之曰咦小彭生驟馬思欲僞爲不聞則又甚恨其無恥乃勒馬迴顧曰汝語誰者伊梵曰語汝

耳。此語殆爲挑戰。小彭生曰。少須之。吾下馬矣。於是勒馬向伊梵。伊梵曰。汝勿躁。吾必須汝。伊梵者。自念其力足勝彭生。故夷然無卻容。小彭生心志殊餒。亦默知其弗勝。然抗不能下。必欲一雪其恥。即敗毋恤。童子者。與野蠻等量。明知其弗勝。而好作健語。常見野人爲人所縛。見刑尙自歌其凱歌。小彭生今日類是矣。彭生之來。卽曰。汝偷人已先無馬。卽有亦不能乘。汝乃能近吾馬耶。伊梵脫衣言曰。吾今日必令爾徒步而歸。庶吾新憾舊仇。同時並雪。二人遂角於野次。吾書敍鬪事甚惡其複。遂不更載。卽使荷馬詩善敍戰狀。果使疊牀架屋者。亦胡足稱爲名家。簡言之。貧兒勝富兒。敗小彭生者。父母教育之時。恒言一富人之子可勝貧家二健男。今茲復敗。則抱憾忍恥。無所不至。伊梵旣言。則必圖踐。乃上馬力馳向彭生家。旣至。力鞭其股。馬騰起入於其櫨。彭生家見馬自歸。乃不見小彭生。以爲墜馬。以人四出覓小彭生。逾一旬鐘。小彭生拖泥而歸。敗狀可掬。老彭生及奴僕。均已外出。取小彭生。老彭生日暮始歸。見其子未死。撫而臥之於牀榻。盛怒不可遏。老彭生之爲人。初非暴戾。以血熱。

不。能。自。檢。其。怒。且。長。白。富。家。恣。縱。已。極。其。恨。伊。梵。甚。於。他。童。子。者。蓋。其。家。與。來。斯。氏。
本。宿。仇。又。惡。英。倫。繁。縟。欲。約。其。用。避。地。至。是。乃。復。遇。仇。兩。家。相。距。僅。五。英。里。若。在。白。
晝。者。則。老。彭。生。必。以。馬。至。庫。拉。拉。與。來。斯。較。順。日。暮。道。滑。而。老。態。復。罷。則。亦。歸。寢。焦。
悚。不。能。寐。明。日。清。晨。思。約。令。其。子。勿。赴。庫。拉。拉。徐。圖。報。復。其。人。然。老。彭。生。能。力。遏。其。
怒。而。蘊。怒。愈。深。至。老。彭。生。之。死。初。亦。不。知。其。所。以。然。事。在。冥。昧。之。中。生。人。孰。能。測。者。
時。已。由。春。入。夏。北。風。兼。天。而。至。日。光。如。烈。火。卽。夜。中。餘。熱。尤。熾。渾。水。之。河。已。涸。惟。山。
坳。中。儲。窟。水。足。以。取。飲。他。皆。槁。壞。一。日。老。來。斯。晨。起。赴。曼。乞。斯。得。去。庫。拉。拉。可。二。
十。英。里。下。午。始。歸。色。慘。淡。如。死。灰。一。語。莫。發。其。妻。進。薯。蕷。老。來。斯。力。卻。之。其。始。婦。人。尙。
無。覺。及。見。行。杖。始。怪。駭。以。爲。非。其。夫。平。日。所。杖。握。手。處。爲。鹿。角。其。上。鑲。之。以。銀。妻。曰。
汝。所。杖。誰。杖。也。老。來。斯。取。視。則。擲。之。於。地。婦。人。檢。而。視。之。杖。已。斷。斷。處。有。凝。血。其。夫。
二。手。均。腫。絳。婦。人。大。驚。曰。此。杖。胡。來。老。來。斯。曰。吾。今。日。毆。惡。人。竟。斷。其。杖。婦。人。曰。汝。
就。刑。非。遠。矣。老。來。斯。曰。我。已。奇。窮。天。下。之。窮。安。有。更。窮。於。此。者。此。時。有。人。言。彭。生。今。

日乃不歸。不審安適。自其人出後。道中人亦無見者。然人人咸知彭生必非棄家而遯。顧乃莫得其迹兆。來斯長日治生。仍如恒狀。而其妻則疑無所措。先擲杖於火。觀其熒。至於鹿角及銀皆燬。伊梵則初不之聞。一日晨起。出造三迭爪哈家。假書囊歸。爪哈者蘇格蘭人。亦僑民。在是間頗稱博雅。伊梵既假書。道遇一狼離直竄。伊梵起而立追。可三四十碼。草深爲人所動。蒼蠅喧天而起。伊梵大驚。見蒼蠅復集濃黑。如墨。伊梵撥草下視。見襟角衣囊上有表鍊帶一圖書。則憶老彭生出時。每如此細。視之果老彭生已死於草間。空氣中臭不可聞。伊梵肺葉相震。如鼓。則大奔。至於不能更步半道中。直跌於地。

第四章

道上陽光如炙。伊梵再跌再起。望屋而趨。可二三十碼。鼻觀中。穢肺氣上梗。沿路欲嘆。既至家。汗漬其衣。衣附身如溼。既至。見其母背陽光坐。其始頗痛惜。兒殆奇窮。而摯愛。亦因之中減。聞伊梵喘息。至則大怒。曰。小鬼頭。爾復作梗於外矣。伊梵不能答。

緣梯而上。至母前。但言曰。紳士已大厄逆。餘言乃不能了了。其母引其臂曰。汝何言作爾許慙狀。伊梵復囁蹙言曰。紳士其母已覺。張口而揚其手時。門牙多齶。而落缺齒。巉巉然始亦不能言。繼乃力遏其恐怖狀。雖極力粉飾。伊梵見而益懼。母曰。紳士如何。伊梵曰。去此一英里。仆於草際死矣。蒼蠅數萬集其戶。剛語至此。其母力批其頰。引手挽之入室。推之榻上。則以足蹴屏。令闔時。小窗爲曬。破甃。榆門。闔窗。翳屋中洞。黑如獄。僅有板壁之罅。日影斜射入室。母嚼齒言曰。倉卒見我。乃爲無根之言。伊梵不料其母聞言而責。又自明顯之中。收入洞黑。景狀顛倒。愈木然不能言。母曰。爾必在草際近水而寐。寐時作噩夢。故出語無節。此後更爾。將死汝。汝聞之否。伊梵曰。兒非夢。實見垂腐之尸。尸身蒼蠅密如語。未竟其母復批其頰。伊梵力避不受。批母聲愈低。曰。汝仍敢言此耶。伊梵自小畏其母。而曖其父。今日受批。不知其所罪。思欲遁伏屋隅而汲器。適當其側。觸而立顚。母俯而思挈其領。伊梵已獸行伏諸几下。冤抑已極。而震懼之心轉靜。發言白其母曰。母何爲誣我。以夢我明。見其臥於草際。去。

兒所立地僅一碼。兒無罪。母胡見責之深。且非兒死其人。母益懼。微語之曰。伊梵汝勿聲。一聲全家殆矣。伊梵曰。不言可。母胡爲批我。弗已。我負冤極則甯死於水耳。母改其聲吻曰。兒勿怖。我非仇汝。亦正恐怖。故成此狀。惟此語汝。萬勿更言。伊梵曰。如母言。惟乞母不當以無罪見笞辱。兒果無罪者。母當念兒。母曰。今不笞汝矣。惟此等語。萬勿出口。汝殆眼瞇彼處安有是事。又曰。汝果無見耶。因就几下撫其項。伊梵防其母以計誘之。則健逃不受撫。此時母子喧逐。初未聞老來斯歸。老來斯旣進屋。以足蹴扉。扉闢。屋中洞然明以袖拭汗。言曰。汝輩胡乃去明而守黑。妻答曰。吾惡明妨灼我。我今欲令伊梵爲我了一事。因遣伊梵出於游廊之上。微語之曰。爾翁苟聞爾是言。將揭爾皮。汝須力闔爾口。不爾。且死汝今且行。勿沾滯於此。苟得命者。卽勿更言。此伊梵大異。遂鞅鞅出。時驕陽炙人不可耐。而樹林靜深。閉目見尸。狀亦不敢更入。邇迤至河瀨。覓一背光之地。去衣就浴於河水。溫而深。遂伏於水中以避熱。然心中此時不審何思。旣懼且慍。然卒不外三因一怖一怒一駭。三者交証於心。已而慍

平。惟疑懼之心終無釋。自念此何與我事。而母怒乃不能遏。矧草際所見萬蠅共噦之戶。何由是夢。即使噩夢。又何以不令告人。此等事。童子胸中本不能辨析。然實有竇竔能使之疑。既而疑慮亦漸息。獨戶狀未之能忘。顧虞心雖滋。而尤欲更即戶所熟覘其狀。此時心固弗欲。而腦筋若有所牽掣而去。二目一閉。而猛狀了了。毛髮皆竦。遂決不往。既出浴。坐於石上。令乾其體。徐徐著衣。力決弗行。且更覓一地。自怡思。更至河沿。越僵樹渡河。爲地甚廓。可以舒展。吾氣遂沿河行。既至。則又轉念。如是驕陽。吾何爲受渴。計惟還家。卽屋後深處。偃臥亦佳事。旣至。則又思。卽近處。徜徉於林陰。顧一見叢樹。畏心復萌。伊梵之爲人。不圖其怖畏。樹林乃如是之懦懦。時熱日當空。萬籟俱寂。獨夏蟲嚶嚶於草際而已。伊梵行次。飛蟲結隊集其面。則折柔枝。四拂飛蟲。而過。心中自念。後此樹中讀書事。吾其已矣。卽與我一千萬鎊。亦立卻不行。伊梵心決如是。而足已不由竟。徐徐向林而趣。且行且住。好奇之心。若僵之使前。因復進行。次似有鬼物交誦。其後南北四覓。狀至張皇。忽哭。忽呻。腦筋逐刻變亂。無紀此。

時欲逃不可乃凝立不能進退忽聞草中有聲袋鼠竄出而伊梵則大震而狂遁仰首已抵家然亦不遠進仍徘徊於門外向陽之壁觸手如盪屋頂之櫓本漬油以避雨一爲旭日所炙則油噴噴作聲如沸氣焦烈而膩鼻觀幾不能容長日村莊虛若無人村中雨後往往成湫用以浴鷺今隆夏百湫皆涸河身受日作龜坼形伊梵苦熱轉思冬令爲佳忽聞隱隱有劍匣觸物聲遙見一人絳衣跨馬側其冠腰繫巨鞬其上囊手槍背上負巨槍著長靴靴後有巨釘伊梵見而異之騎士迴首望其後又有二騎其狀與前騎同三人並騎同前伊梵則甚奇其服騎士面容受日多黝黑其狀又甚同髮蓬翹三人並騎作數語復前有一人見伊梵卽問曰孺子此庫拉拉耶伊梵曰然騎士復曰是間有人姓來斯者汝識之否其家何嚮伊梵指其家曰此是耳騎士曰屋中有人否伊梵曰吾父及母咸在騎士撲其鬚納鬚於口微嚼視伊梵久始曰汝行勿滯此伊梵自念此騎之來至突兀隱身觀其所爲三騎士亦不之顧則縱馬至其門以鞭敲廊下之柱曰來斯汝出面我謂其第二騎曰泌爾爾守其

後戶。泌爾果策馬轉入屋後。屋小。前後均可見。老來斯聞聲出戶。見爲騎士。卽曰。朋友呼我。殆有見詔之言。騎士曰。汝爲伊梵來斯耶。果爲其人。我有事語汝。來斯曰。我是也。騎士曰。汝旣爲來斯。則出話須有倫次。汝上禮拜一。安往來斯。曰。早晨家居。後此赴曼乞斯忒。入夜復徒步歸。騎士曰。汝歸以徒耶。來斯曰。然。騎士曰。汝歸時曾過麥林。乃斯乎。來斯曰。然。騎士曰。汝道中遇彭生先生否。來斯曰。遇之。騎士聞言。左右顧其侶。又引鷁入口。微嚼之。漫謂曰。汝當留意。來斯曰。我何事如汝。言。騎士曰。汝曾與其人言乎。來斯曰。言之。騎士沈吟曰。我誠告汝。汝殆知我爲何種人。來斯曰。汝殆曼乞斯忒。巡捕。騎士曰。然。汝亦知彭生先生自禮拜一。後踪跡渺然。來斯曰。我亦聞之。騎士曰。請君隨我行。對簿於長官許。汝欲何言者。恣言之。若我爲汝地。必不喋喋。須知汝在我長官許。每出一語。必加簿記。一語必有一語之分量。汝知分量。何說者。來斯曰。知之。騎士曰。村衆咸知彭生自與爾搆釁。後爾兩家動致訟鬪。此村無彼仇家。有之。惟汝。彼自禮拜一後。踪跡頓渺。衆咸疑慮。及汝今余輩奉檄而至。速汝行。我

若爲爾則斷不絮絮作餘語來斯曰我固無他語騎士曰然則汝行須以行具及衣裳與他物事來斯曰衆少待我卽出來斯語時神思不亂若無事者其妻則一聞之坐於榻以下裳掩面無語故亦不露聲息伊梵在外見狀乃洞知其事引首望三騎士懼形於色知此數人之來爲捉其父來也因思林下之戶必吾父培之宜吾母之禁我勿聲然懼怖之心如怒濤激石則變易爲獰笑狀顧此童年幼亦知當此而笑殊不近情乃不審何由而作此態騎士見此童怪笑則大異以爲不祥中有一騎曰汝年幼良有心因以鞭拂之鞭絲直旋其頰而過伊梵旣憤且恨知騎士之言乃鄙夷之深於是縱聲而哭騎士復斥之曰汝乃能易笑爲哭趣行不爾將更哭伊梵臥地以袖掩口歎歎不止騎士曰汝皮膚乃稚嫩不任鞭而鄙之愈甚伊梵此時默不能言鬱怒幾欲裂其肺肝其父屋中挈小行事以紅絹束之慨然出門不與其妻作戀別語其妻仍引裙掩其面來斯旣出第一騎士下焉以纏授第二騎囊中出械來斯銜紅絹之包於口引手授騎士騎士旣關之以械即曰此去曼乞斯忒爲路頗

修路中可以少息。汝仍前行。敢萌異念。因轉其槍。跌以手拊之。曰。汝當視此來斯笑。曰。此語可毋庸發。我豈逃匿者。行矣。語其兒曰。伊梵吾與爾別。因伏身伊梵之側。引受鐸之手。取伊梵手親之騎士曰。汝胡親彼。彼心焉有汝者。伊梵大怒。立起曰。汝乃妄語。第二語不能發。以首伏其父胸際。力引其父不釋。騎士力擘其臂。令去。騎士微語。泌爾曰。汝言是兒無心誤矣。泌爾曰。以狀度之似誤。吾每遇痛哭之時。轉不哭而笑。正如是兒。來斯既起。拾其絹包緩步。遂前三騎。士徐徐隨其行。更數轉。已不見村屋相距至遠。茲事乃不爲鄰右所聞。不爾若此等事。發於村中。則人聲將潮沸矣。伊梵起立。忍哭聽馬蹄之聲。至於不聞而止。

第五章

來斯從騎士行。可一英里。遂住。騎士直前。馬首直觸來斯之背。幾抵於地。來斯回首面騎士曰。吾卽在此遇彭生。騎士曰。吾不言爾勿多口耶。爾果欲言者。則我之職分亦不能戒爾勿言。來斯曰。吾不能不告爾以原委。騎士聞言亦勒其馬勿前。聽來斯

語卽抽自來火向韓上劃之吸其菸靜聽來斯言來斯曰吾在道中遇彭生攻駿之言至夥且呶呶不能止吾憤已極然猶忍之不報以辭而彭生愈怒怒極吾仍不答後此以鞭鞭我我遂奪鞭鞭其人鞭斷而彭生去吾亦自歸騎士曰如是已耶來斯曰吾言至實無有虛妄語已卽行更行一百碼有一騎士下騎四覓其地曰是間似有足印外史氏曰前此五十年白種頗重土人偵探之術以爲偵探家能窺天奧役神鬼於是遂有白人從其受學亦有精於是藝者至於今日澳洲巡警尙有參用土人微得賊處者而白人能業此澳洲亦至十數此下馬之騎士曰科伯者爲技亦良精蓋少長澳洲之間起居服習幾同土人其人歲月三分之二均操土人業凡黑人所能彼皆能之此時下馬周歷至於一次則蹠諸地上細覓其跡遂入林中曰此間足迹了了可數而外間騎士立馬呼曰科伯出吾人百忙中胡能留戀此林木之下吾行卽不稽延然至時須以夜中科伯曰須我勿促此間足迹東西顛跛大類醉人以此卜之更行且仆來斯曰我遇之大路中彼施行入樹何也外騎曰林中一人迹

耶。抑尙有二人。科伯曰。一人耳。此時科伯入林已深。語音少沈。外騎曰。汝觀足迹。曾否爲負重之人。科伯曰。否。此時騎士之馬騰踔噴沫。欲行或微吼吐氣。而外騎於馬蹄少靜時。尙聞科伯足音。已而漸微。忽聞隱隱有聲。呼外騎。外騎亦遙答。泌爾曰。是必科伯有所得。而呼我。一騎曰。泌爾在此。伺馬及囚。我且入林。視狀。遂下騎。且呼。且尋科伯之聲。而入來斯。則挺立如石。象泌爾以目。視來斯。靜待林中消息。少須。科伯出顏色大異。因曰。泌爾與囚同前。遂取馬。繮繫之。馬股馬遂止於路。次科伯先入來斯居中。泌爾殿後。可二分鐘。遂至其地。其第一騎已遙坐吸菸。不止。煙漫其面狀甚煩擾。去第一騎可十餘碼。則蒼蠅漫空其聲。嗡噏然。科伯引來斯之袖。至萬蠅集處。令視。曰。吾友試觀。若果二人較力者死狀。定不如是。來斯睨視。尸身神色不動。日死耶。科伯曰。舍此。尙有何言。汝今可勿更言。來斯曰。吾豈妄言。吾毆是人。固也。餘事非吾所知。科伯曰。茲事可於公堂中言之。第一騎謂科伯曰。汝趣以馬告彭生家。謂尸已。得以人將歸。吾先至曼乞斯忒延醫生相尸。身驗死狀。泌爾汝以囚前可勿須吾。

三人同伴此因於是四人同出第一騎及科伯上馬分路行來斯仍徐徐上道泌爾乘馬從之來斯及騎士剛及彭生門外正彭生家衆以卑牀及氍毹之屬往取老彭生戶仇家相遇彭生家人則迎面痛斥來斯亦報之以擣色方來斯去後伊梵伏地大哭心肺都裂然亦無一人走問而撫恤之者此童子爲世上畸零人矣生平愛撫者僅有其父童子之心本以愛爲度其父愛彼彼亦摯愛其父其母初未嘗不愛顧性忿而專笞往往蘊怒必取伊梵而洩今其父已入犴獄知此莽莽人間更無佳音笑貌入我之視聽顧痛哭淋漓時微聞其母呼聲童子之意以爲其母將復笞之則仍伏地哭不應心中顧未知母之悲懷亦如己耳以爲父之見囚母或無與而生其痛戚母心特能使我肌膚痛斷不能自痛其肺腑於是其母呼之第二次矣伊梵仍哭蓋戀父之深百無所聞見乃其母忽變爲慈愛之聲呼伊梵伊梵仍無覺後此其母自前伊梵以爲將更肆笞扑則大震已見其母拊其背引之起伊梵愕然母曰吾子汝起音吐和婉迥異平日之威毅伊梵此時尙納首於懷聲嘶而氣咽雙目嚴閉

淚落如绠目眶盡腫睛目赤及見其母臨其前忽爾張目爲陽光所射眼纈頓生四嚮作紅綠幾不辨其母見伊梵過悲將損其生於是慈愛之心大動亦坐於地上以手抱伊梵於懷同哭不止嗟夫母氏顧戀之恩使伊梵終身不能遽忘者卽在此一刻耳伊梵覺前此夏楚之無藝一一不繫於心但志母恩而已外史氏曰果使此母子以此時同仇之故母心愛撫子職溫馴則亦人間至祥之事然其母之狂獘使氣又似非人子所堪而天心亦不復令骨肉更聚須臾入獄矣伊梵之心念母恩亦正在此未次寥寥數語母子之永訣又爲伊梵所不及料之禍端此時母哭已抱伊梵入室坐於榻上以善詞撫之伊梵生長八年從未歷此景因母恩而念父訓母在而父見囚感觸萬端因而愈悲不止母曰伊梵勿哭我當以謀出爾父於獄且爾識得紳士橫尸處耶應告我伊梵曰知之因面其母曰母問尸所何爲者母曰果知其地乎能引我至其處否伊梵曰母何爲必得此尸母聞言不答似已定策引裙拭其淚闔其扉以手拊伊梵之背曰果官中得尸者若父必死今當以謀出汝父汝能識

戶處。則爾我同往掩其戶。則若父可無恙。若今趣出取鋤及鏟。伊梵曰。夜行可。母曰。安能待夜。且夜出必以燈。見者當逾疑。因出門四顧曰。是間無人可以行矣。噫。此事絕難治。或皇天見哀。則可幸無迹。遂覓舊冠蔽陽光。伊梵至猪圈後。得鋤及斷柄之鏟。荷之以行。其母隨行而去。行時仰首四顧。母子雖行白日中。戚戚如犯深夜。一懼爲人值。一以戶之獘狀可怖。顧爲危難。故則極力前趣。已而伊梵辨得已之足印。遂自陽光暴烈中入樹影陰沈之地。其間老樹之高旁生之叢木。已高至三丈。以外上翳天日。空氣之中都含陰溼。忽見有長蛇蜿蜒而至。婦人自搴其裳。嚶然不敢卽行。殆蛇過。乃復行至戶所。林葉偶動。青蠅鬨起。婦人又大呼。伊梵此時已無懼。指以示母。曰。戶在是矣。婦人視地上戶。戶臉純黑。且臃腫無度。二人卽戶旁引鋤掘地土。僅數寸。而樹根交糾。鋤不能下。母子仍奮力而掘。但時時拭其汗。顧樹根團結。鋤且弗利。遂致阻礙。不卽得穴。空氣既臭腐。而蠅飛集。諸二人面目之上。奇癢不可忍。然母子二人之心。一爲救夫。一爲拯父。仍力發此土。忽聞有衆聲言曰。吾輩合圍而進。

二人乃大震。不見人形。但聞足音蹴枯葉。至一分鐘後。見十數人以昇牀。至科伯亦在中。伊梵固識科伯狀。但未識其名耳。科伯者已預聞。戶次有聲。故令合圍以進。防其有異。旣至。卽曰。此即彭生先生戶。爾家人細審之。因謂伊梵母子曰。汝二人當及我同行。乃問伊梵之母曰。汝其密昔司來斯耶。婦人已不能聲。但點其首。科伯微哂。曰。我固知爾家衆固同謀也。今行矣。此間無若事。復令一人曰。此童子付爾。因謂婦人曰。密昔司與我同赴輸訊之所。中有彭生家衆。引伊梵行。婦人之隨科伯。昏憫如在夢中。科伯曰。此婦一嬰。安能共行此長道。爾以馬先行。取馬車來。旣出官道。其捉伊梵者亦釋其手。伊梵奔至母前。以小手納其母掌握中。科伯引馬赴彭生家。又出菸吸之。旣至。遂閉母子二人於馬圈之內。母子二人茫然初無聞。見忽聞有人言。此事宜以皮酒飲我。又有一个人曰。皮酒何爲。此非用白蘭地蕩滌者。臭腐之氣。且納之肺腑。不能滌也。天色垂暮。車聲轔轔已到。聞有開鑰言曰。汝輩固有罪。然不能餒死。置食物於地。而母子哽咽不能食。若在平日者。則此美饌較其家薯蕷良佳。固已咽。

之都盡。惟見地中有酒。母子遂取而吸之。伊梵不勝酒。立醉。少須科伯入。納菸於口。言曰。路可十五英里。汝二人趣食。今一換馬。卽上道。二人均弗答。科伯又爲安撫語。曰。密昔司汝計左矣。在爾母子以爲可以開釋若夫。然已自陷於刑網。以法律論。汝爲助兇之人。婦人旣不之悉。亦不願聞。但曰。吾盡吾力拯吾夫。今旣敗。尙復奚語。且思。一身被罪。與夫同盡。亦佳。惟念伊梵安處。因曰。此孺子當無事否。科伯曰。似此稚年。義不入律。婦人聞言少慰。此時車已在門。引至馬圈之側。母子遂令科伯以馬隨車上道。時斜日翳翳。微風徐來。道行亦無苦。且輪行草間。無聲而過。已而夜色四合。舉目如不見狀。科伯據鞍吸菸。煙火一揚。科伯之臉。時隱時見。少須月上。車馬之影飄忽。過於草上。直前忽聞馬蹄有聲。而車輪亦軌軌而動。則去草磧。登堅實之地。兩旁均人居。更行八百碼。車停。見一人衣號衣。執巡捕之燈。立於門外。顏色焦怒。且罵。殆其人有約。會以公事羈絆不能。故怒發耳。伊梵母子旣下車。握手癡立。見者聞者。皆莫悉所以。中有一人。以手撫婦人之背。曰。密昔司隨我前。而婦人引伊梵之手。欲

同行人曰不可。稊子當他禁婦人曰汝竟欲拆吾母子爲二耶。人曰否汝自行童子別置一處。

第六章

伊梵既別其母。卽有人引之他適。至一秘室。室似兵間邏者之居。榻木製甚。草草以圓木爲枕。製尤簡陋。中懸一燈。甚微幽闇。如陰房。且窗戶四闕。空氣莫入。但聞油腥觸鼻。而木榻上有人橫陳。手足運動似未沈睡。伊梵大哭。巡捕曰。若勿哭。若父卽在是間。語時而榻上之人立起。大駭曰。伊梵汝胡爲來。巡捕曰。罪在其母及若子之身。官中人見彼母子掘地將掩。彭生尸因而及此。巡捕語已。鑰其扉行。於是父子相見。則抱提而哭。來斯以肱枕伊梵臥。遂忍悲不言。伊梵長日痛楚。亦不期而睡。明日官中人入視父子。來斯問之。始得實。來斯曰。此婦之心良苦。然繼已加首矣。尋官中人。引彼夫妻母子三人對簿訖。更俟一禮拜再鞠。父子遂同歸秘室。天暑。屋狹。澡沐無地。爲狀蓋萬苦矣。有時來斯近敍。身世詳告其子。伊梵未及十歲。乃以人間極窮愁。

悲哀之課本爲之啟蒙宜其終身爲恨人矣蓋此等語徑入孺子之心猶飲之以強水腑臟亦爲焦燬自是以後伊梵之腦印其父母之恨事幾於長日嚼齦見骨無一暑息之忘而來斯以生平窮蹙心憾貴人遂以疾貧好勇之言灌注其子且言之逾量不衷於實孺子之心則以目前之所遭爲證胡能不動其念來斯且曰若祖之居英國時爲老彭生之父仙人有荒地一頃墾自先世可數百年乃田稻熟時竟爲田主所穫吾家辛苦所獲彼人可以恣其所欲而得之自是若祖失田乃不能自聊其生人言此國家定律以貴凌賤無可逃避嗟夫伊梵英律如是則有心人宜如何對此英律者果多資之人執法律困貧士在理宜爲貧士致命之秋以吾卜之汝必不死後此若父以繩縕首若母老死獄中汝當時時憶吾言不能以賤下貴外史氏曰天下至貧之人其知識之闢亦至早而鍼砭童蒙使之洞開其知識其道亦莫如貧試觀各國大都會之間凡貧家子雖孺稚咸悉人情如倫敦巴黎紐約維也納無數貧兒乃大出其能力與世界競爭存其生命類於乾嘆之土括取其膏竟無苦艱之

趣。彼自幼長文衾繡褓之中或搘挫以死而貧兒者得少藉手已能恢張其幹力老來斯所吐之言伊梵一一皆受而咽之雖言多失實而伊梵均奉以爲庭訓之至精良者蓋以伊梵陰鷙之質少處患難之中何由判別得失取老父之遭逢合一身之閱歷一一如合符節老來斯復曰譬如恆人飼豕而日刮豕糧飼貓而日尅其牛乳豕貓雖蠻蠢亦將恨其飼者之人況吾人非豕貓而富人日日刮取吾膏血而去吾焉能甘彼心中咸欲吾輩仰捧其冠行乞於市且須以媚語稱頌其人謂容我行乞尤主人之寬典如是作冤抑之言不一而足一日忽與其子言棒死彭生之事力辨非己之意言昔在英國時一遇彭生輒毆卽如汝今日力毆小彭生狀迨老彭生旣壯憾我如仇當日余道遇老彭生而老彭生呶呶詈我不已我堅不之答至於以鞭鞭我我則力奪其鞭鞭其人不料遽死於草間果使一試吾鞭卽死則其人之死亦屬天道若我者殺人抵罪亦復何說惟心中所鞅鞅者留汝處之餓鄉則吾死固不無戀戀否則一瞑何視者嗟夫伊梵我厭世已深無論何時均可治吾行具自此數

日中遺訓。纍纍言之。凡豪富之人。均獵賊之人。凡貧薄之人。均志士。當以勇力與抵。而英王者。則羣兇之領袖也。外史氏謂來斯父子所遇。可云脊極。宜其有是狂獷悲愴之言。且所獲之地產。均以汗血易之。既死。則以尸膏地爲糞。而收穢饕飫之人。則盡出於富貴。似此沈黑之陰房。充墾闢小伊梵思想自由之地。而區區木榻。已爲小伊梵崇禮自由神道之祭壇。神道誰耶。則老來斯爲自由舍命之人。時經下禮拜。問官遂定此三人之罪。已而更至廣鞠之場。臬司竟赦伊梵勿問。來斯夫婦讞定。伊梵旣見釋。去其父母。則尤痛不可仰。直視此莽莽世界中。獨爲畸零之人。讞雖定。而伊梵誓不出獄。必欲依其罪父而居。且同生死。監者則力驅之出。寘之衢中。伊梵呼捨。哀動行路。禁卒亦哀不自勝。出其金鎊四分之一。授伊梵。令自爲生。若在文明國度中。問官宜以人送歸其家。然在殖民地。則律例滋異於英國。伊梵旣哭於衢左。行道者亦時時聚觀。伊梵尤悲。然力忍其哭。自行冀避於隱處。顧一出鎮外。則滿目荒涼。於是復伏地哭不止。已而淚乾氣索。呻吟於地。時有過客見狀。則哀而憐之。過客

亦侯爵。其父爲欽司克利亞公爵。家世隆盛。且可以坐襲公爵。五年以前。在沃克司佛大學畢業。得文憑爲學士。畢業後。以遊歷博其識。人極靜默。以其人出自天潢。故教育至嚴正。迨長。儀觀肅然。然性至仁惠。待人慷慨。少時已負宏願。謂將周遊天下。博施貧乏。使各適其所。卽自少時偶遇患難之人。與之陳乞。已時時有所助。後此求者大集。當其治業時。而几上告貸之書。固可盈寸。至於不能分給其求。遂亦寢而不報。塾師復殷殷垂訓。謂汝苟輕擲其資。予貧者是益。彼之惰愈荒。其業滋非。愛人之心。爾後此將承襲父爵。廣有資財。必宜撙節。以長守富。侯爵者舊黨人也。自念身爲貴胄。而又多資。此爲上帝倚重之人。安可輕苟。當日沃克司佛諸生。或斥天主不之信。而侯爵則仍守其舊說。弗爲所動。故慈祥之心。仍如其舊。計五年以來。時時在外游歷。愈游愈遠。覺人情變詐異常。而主鬯承祧之心。愈兢業不復少弛。顧人情雖熟。而憐貧恤孤之心。亦益甚。見貧而恤。又往往爲人所欺。少年之侯爵。已不知所可。而此時復遇伊梵。伊梵大類蚯蚓之見踐。於人即土。蜿蜒作求死狀。大凡孺子逢悲較。

之壯夫爲慘殆倍蓰。伊梵負性尤清冷。知父旦夕死。母亦將瘐斃獄中。一身如萍。莫得所著。益以前禮拜爲老父之言所中。一腔悲憤無可宣洩。是使八齡之童子。遂成一與世仇忤之人。侯爵適過其旁。觀此童子之哭。幾於腸斷。乃蹲其旁以手拊伊梵之背。伊梵仰顧。自念吾已絕無生趣。而旁人尙欲肆其揶揄。則厲色痛斥其去。侯爵仍拊其肩作溫語曰。汝何事極悲深慟。至於如此。伊梵力忍其悲。但作重歎。筋力皆掣。其初尙聳肩欲避去。侯爵之拊至此。乃略甯謐。侯爵曰。童子何悲。吾力頗足助汝。且汝胡爲至此。試告我以狀。果吾力能及。必拔爾於重淵之中。侯爵者。慈惠出之本性。顧師保教育。則欲其爲忍人。而侯爵顧不悅。必以振恤。惄獨爲己任。用慰其天君。方其間時。蓋謂果罪不屬汝者。則可以佽助。若孽由童子自作。則脫身不之顧。正以時時自念。師保之言。謂凡人身陷罪罟。在法宜苦。不當憫恤。憫恤罪人。適助其爲惡。之鋒穎。亦非忠厚之道。實則侯爵之天良亦不泯。然使哀痛之人交臂而過。蓋侯爵之自以爲忍者。而較諸他貴胄人。已不勝其慈愛。果使悉如侯爵之意。則其善心。

直足以幃幪天下使梵獨者咸得其所今即此審擇而處人而人已自謂不能企及侯爵此時殷殷垂問伊梵不答以爲人方悲梗胡能酬接外人此時復聞有革履觸亂石聲侯爵自以爲悉吾愛以恤梵獨人將謂我爲好行其德駭而起立而來人即問曰侯耶胡爲在是是卽孟德麥亞子爵適經其地方衣櫨樓而首引手與侯爲禮曰侯貴人何以遽至此洲嗟夫賢侯至是間則侯之仁心可以自達於窮黎以是間寢人之材料足備侯之采摭侯曰子爵胡來子爵曰吾不居五等爲流人矣蓋吾之犯此亦正爲天良侯當日不與我同志耶今侯如何頗不變前之志業否惟吾率性而行因逐流人至此侯沈吟曰吾知公語未竟子爵卽曰吾知公意殆問我配所本紐加里度尼亞何由至是不知吾處彼間太荒寒不自聊賴量移至此實逃因耳此語若在敝邑則爲卑曠之言今在此薰蕕雜投卽自陳亦不爲辱侯曰是間有無良友亦頗足自供否語時甚忸怩子爵蕭然答侯曰吾幸能自佃其田市所穫以自養且飼豕求蕃息復顧其同行者曰披忒魯夫納汝可爲吾證此時侯仰首始見復有

一人立其側大聲而豐鬚其狀甚怪於是子爵復言曰我飼豕豚而醃其肉易錢自贈忽曰披忒魯夫納此童子伊梵也吾覓之竟日矣乃坐伊梵之側扶挾伊梵起寘其懷而披髮之俄人亦近而撫循伊梵俟曰童子得所因矣吾心滋釋子爵曰此童子正爾需人俟納手於囊囁嚅言曰吾果能効力者語未竟子爵卽曰俟能助此兒者則良佳惟我則無所望於俟因曰披忒魯夫納此童子授汝引俟之衣去伊梵稍遠微語之曰俟來此幾時俟曰可三月子爵曰俟頗聞有人在庫拉拉彭生者否此童子卽兇人之兒更一月其父縊首矣惟此子良無罪器業殊未可量吾頗欲贊助其人顧乃力不之贍俟曰公且至吾寓寓屬貝而微但問語至此面頰不能出口久乃曰但問約翰司登先生可爾子爵曰俟乃變姓名出游俟曰唯變姓名則省拘擾敢問老友君旁披髮多鬚之人誰耶子爵笑曰是人非貴胄中之老成支幹也彼名蒲利斯披忒魯夫納自西比利亞來我且介紹俟見此鬚叟俟曰勿須惟足下須撥冗一至則可以議處此孤露之兒然胡不以今夕飯於吾寓子爵伸其兩猿臂

自視其破襟曰。我乃此盛服造侯耶。侯曰。常服可。子爵曰。諾。顧吾無他服。卽當以是服用。俟寓固卽貝而微而乎。侯曰。然。乃以目視伊梵。就抱於髯叟之懷。如懷乳嬰。侯曰。吾若可以爲力者。則又曰。此吾責宜爲力者。語未竟。子爵曰。此子旣寢。且蒙難。彼父百不能生。然其人實君子。我至服膺其人。度其母之見困獄中。以數計之。或十餘年。始得甯家。若我者。則蘆莖受風而折。不足爲人杖倚而立。吾合髯叟長日治生。僅使軀殼與靈魂不相離析而已。故甚爲此子憂之。侯曰。此子卽是間人所云與其母荷鋤將掩蓋彭生之戶者耶。子爵曰。然。則足下今日必飯吾家。商畧處置。此童子事。且老友能許我爲君宣力否。子爵哂曰。以我生事計。可以肥豚及髯叟自活。勿勞吾侯爲我區畫。侯行後。子爵復至伊梵之側。以侯之高義告伊梵。曰。小伊梵。汝適見此偉丈夫撫汝。後與吾深談。否。彼爲仁而多貲之善人。爲國中右族。彼定欲極力助爾。髯叟曰。彼爲誰。子爵曰。彼爲阿物秋夫侯爵。吾舊與同學。髯叟則微。哂語伊梵曰。伊梵汝甘與貴人同行耶。汝後此爲彼家虞侯。亦足稱雄於衆同輩之中。果有。

嬖人臨門。汝可示之以猶傲老夫。尙知侯爵。尙欲以盛服加爾。類廟中弄猴者所蓄之猢猻。俟若出汝引手。攀其車後之繩。氣概洋洋。此眞人生得意之豪家奴矣。機會難得。汝當知之。伊梵聞言。殊不平怒極。欲涕曰。我願視侯之雉。經萬不躡其車後肥馬之塵。

第七章

子爵以將赴故人之召。則稍潔治其衣。因市一楮領。又在小肆中假得小刷。自以貴人之手。刷其靴。口中則翕脣作響。殆時至。則振衣出行路時。似仍在巴黎中。襲已封爵。而銀行中尙儲款至數百萬金者。顧侯爵之僞名。初以爲必無人覺。顧已見覺於居停。侯爵旣歸。則謂其居停。今夕將延客。豫治具以待。而居停則盛饌以俟。主客旣坐。見餚蒸中具雙雞。則爲白滄者。又以油燂雙雞爲佐。炙鷺亦雙其數。又巨鵝一火雞之重可三十磅。其餘布丁等事。熱氣蒸騰撲人。居停方摒擋時。則自云客身侯也。父復爲公。宴客甯能弗腆。似此等人。非出盛饌列巨帳焉。名能事侯者。時子爵以謹

禮入而居停迎迓亦以殊禮謂客能爲名侯器重禮安可媿。侯御食時甚約而子爵久不得盤幾於三十磅火雞之身穿一巨竇既罷飯居停出地窟中陳釀款主客。最後則咖啡雪茄各一子爵吸之其樂融融子爵吸菸於口二日出自煙燄之中視此故人歎曰侯長日御食均如是耶。侯曰君當於斯事良不適。子爵歎曰否吾意謂人或五年中不獲飽。一日得此其滋味當較永。侯曰君胡不歸巴黎。子爵曰以窭人歸故京其貧狀亦不能勝。吾意以貧人居荒寒之地爲得。蓋是間多窭人見我之貧亦不深鄙。侯沈吟久之曰今且論此童子。彼父母之罪屬情實萬無能脫法網。此一節可勿較。惟此童子可期以業尙第問此童子應予以何業者。子爵曰此童子秉賦異從人所可。侯曰彼在是都無親屬矣。子爵曰無之。侯曰以理度之其人無一不足以需人助者。我意當納之學堂中令執業。學費吾已決矣。當立部署其事。今童子定在君許。子爵曰屬之。侯曰此子安可屬。怪叟吾計非決去其人不可。今茲當立遣之行外史氏曰。

伊梵以孤露之身得善人爲輔當可深造於學問之途孰知事有出人意表者。侯方
飭伊梵行事而來斯決死之耗已爲伊梵所聞其母則問官爲之解脫然長禁亦決
五年子爵此次之來原圖省老友於獄所及判決既定則浩然思歸顧侯爵欲令伊
梵赴學則計往送侯爵後更歸茅屋然伊梵聞其父母讞定則木然如土偶凡三日
弗食衆爭擬其死每日咸迴旋於獄門之外子爵沮之不可又弗能力格夜深始歸
明日侵晨則復至獄門之外望門而涕旁皇無主定讞之第四日子爵於獄後牆陰
之下見伊梵距石抱膝僵如老翁子爵以手拊伊梵背伊梵引首顏色灰敗淚交其
頤搖首不能聲子爵曰伊梵汝隨我行適有女師自默而朋以火車來引爾至學堂
伊梵搖首不可子爵曰此媼至仁惠欲引童子至學中且豐衣善食處爾令勿苦誘
按爾令讀書執業俾後此得自立尤以小友爲爾輔在理爾當母負媼之盛意伊梵
仍搖首不之可子爵此時欲力挽之行伊梵力縮其腕避去子爵曰傷哉伊梵汝固
孝然傷心過甚足戕其生留此一身以慰若親不甯可乎百種諄勸伊梵終不可亦

不答。二目堅視獄牆間之終不應。子爵計力挽之行。伊梵必弗善哭而過市見者將如何。乃趣行以車至此在子爵空囊可云力盡因強賓伊梵車中車轆轆行而伊梵極力求下顧不可得則亦默然就道既至子爵卽引伊梵見媼。媼狀甚仁惠衣繙似持服然氣概甚華貴自伊梵目中視之竟以媼爲貴族仇視之心旋生屏不與言凡有所問均弗答子爵言曰孺子爾當自知凡人作如此舉動皆圖益汝汝惟悉力前行可耳伊梵曰我何心留此子爵曰吾何能讓爾他行伊梵作色曰可子爵乃以法國語告媼。敍伊梵生世媼亦以法語報之曰此子殊倔強吾不料此兒作如是蹇態。且吾夫學中初不承受此等兒吾本冀承顏結歡於侯爵顧此兒如是傲猾吾或能將護其衣食居處惟欲陶鑄其德性滋非吾夫婦所及子爵曰俟乃計及其衣食耶媼曰然俟言衣飾必如貴家所資亦不能齎子爵曰旣如是者趣以紉人至爲縫其衣今上道方二人語時伊梵慘默無語引目視子爵及媼聞彼作法國語以爲作私計圖已少須紉人至出製成之便服令伊梵易著先浴其身令潔始加以麗服方伊

梵就浴時。狀如恆無有駭羨。少須已逝。於是子爵奔逐。至於獄垣之下。果得伊梵。仍捉歸伊梵。大號曰法蘭西汝。作如是謬戾。我決不從爾。我必守此獄下俟。我父我父語。至此慘然不能出口。乃大哭極悲哭時。尙曰爾輩堅苦。我必決逃。雖百往返。無憚。每發聲悲。必加以誓詞。夫以八齡童子。乃懷戾至是。爲西人所創聞。於是媼大駭。不能聲。久乃曰老嫗之意。本圖結歡於侯。若此童子者。甯老嫗之力所能羈勒。子爵曰。夫人勿快。快此子出之蓬華中。殊寡教育。竟不審人間有禮節。然其擊孝出之天性。亦非恆人所及。彼方處憫凶之中。故獷悖無倫。若逾難後。尙可加以雕琢。媼曰。我第爲侯爵之故。必苦心保衛。此道拾之棄物。媼又購取伊梵宜易之衣服。納之小笥。更以人伺伊梵。勿令更遯。默而朋火車以遲明。開行子爵及披忒魯夫納親送其登車。後遂同歸庫拉拉伊梵者。至第一車站。卽思遁。竟爲人得。然怒擊抗拒。抵拒獷廣如野。人至第二站。伊梵又欲遁。而媼已以貲倩車中人助守。車人且允嚴約。直至默而朋。迨車至斯賓塞爾街車站。已入默而朋矣。守者微怠。以爲伊梵必不逃。伊梵乃乘車。

人紛擾之間。捷出於道剽如電疾時。囊中未有一錢而歸家之道亦知火車行可十八旬鐘。果伊梵年事稍長者必知五百英里之路無費必不達然伊梵年幼而又念父母一死一因爲人生至哀極慟之事但向獄門一步卽近吾親一步此外都不之省方其初脫車站但計能免追者之手已足旣而迴顧無人則坐而少息遂定其回獄之嚮已至一荒僻之地行人頗稀每見行人以爲無慈惠之態亦不之間後此有偉丈夫暨暨自遠而來伊梵則鞠躬前問曰朋友試告我赴埃及勒地者嚮何許行偉丈夫俯顧曰汝何爲呼我爲友則大笑曰汝旣友我我亦不能不以汝爲友吾友何爲赴埃及勒地且問途於我伊梵曰我良欲至是間其人張目視之曰小友問此乃不自審所問之由伊梵曰知之吾必欲赴是間客曰彼中去此可五百英里乃伏身視伊梵狀態伊梵曰幸告我以嚮我行矣偉丈夫曰我視若似有人羈勒汝者汝家安在伊梵曰我安有家偉丈夫復笑曰汝旣不家於此亦必有來處伊梵曰我剛來自埃及勒地我乍以火車來而吾家實居庫拉拉偉丈夫曰汝居庫拉拉耶彼問

不嘗有一事。且汝何姓。伊梵曰。我爲伊梵來斯。偉丈夫大驚曰。汝今赴埃及勒地何作。伊梵欲哭。咽其聲淚應曰。吾欲赴彼問偉丈夫。以我思之。汝必爲人引至是間。而汝又必從其人之樊中脫而出。汝謂我言當耶。伊梵弗答。偉丈夫曰。汝今欲歸埃及勒地。何作。伊梵曰。吾父在彼。偉丈夫曰。爾確信若翁在耶。且若翁所居地何名。伊梵則大哭。偉丈夫引其手曰。汝且隨我。我試爲爾籌所以見若翁者。伊梵曰。我但知有埃及勒地焉能隨汝。偉丈夫曰。吾爲爾試籌之。果得間。吾必賚爾以往。若不能得策。則仍納爾於將護之人。歸其掌握。於是起引伊梵。伊梵極力抗拒且哭。偉丈夫力把其臂。伊梵不能脫。知稚弱之力不足與格。則咽淚忍氣而前。已至人叢中。偉丈夫手略緩。伊梵已如駭獸而逃。偉丈夫力追顧。有肉疾。氣喘促。不能支。遂亦止。伊梵至河次。徘徊至數句鐘之久。知行道者均不足問。伊梵者初不知行路之難。惟寢人子。知識較人高。四顧無助。知一身之在天地。直一秋蟲。欲僵耳。旣無敢進。而問人。則又不能自辨其塗轍。且飢且疲。二跌復痛。蓋自有生而來。第一次著革履者。以不羈。

之足受履。五指擠集。痛且莫忍。思欲赤足而行。既見行人無赤足者。遂亦不敢去履。飢疲及痛。三者交集。然咸不能奪其戀父之心。伊梵之意。僅有一線。謂必赴埃及勒地省。我父母十字而已。此外一無所計。卽有甜蜜穠纖之境。咸不足奪。尋得奇遇。忽見有三數人聚於河次吸菸。伊梵初不願聞其語。顧無聊中。偶爾傾耳。中有一人曰。吾明日即欲成行。迨晚可至機籠。有人答言曰。汝欲歸埃及勒地耶。其人點首。問者復曰。吾殊不解爾。何爲必入寂寞之鄉。其人曰。吾於是間固有友。伊梵聞言心動。自念其人所趣地。正與吾同。因進與其人語曰。是間赴機籠道里如何。其人愕視久曰。機籠者三十五英里。童子問此何爲。伊梵曰。我欲赴是間。敢問道塗所出。其人曰。汝欲以行脚出機籠。汝脚足恃耶。伊梵曰。可。請足下示我以嚮。我立行。其人起立。引手四指。機緒至煩。然伊梵幸識其所言。得兩地名。爲此間赴機籠必出之道。一爲瓦拉比。一爲清福車站。自念得此兩地。可以徐徐更問。於是遂行。道中遇人。輒問瓦拉比。人以其道邇。遂亦弗疑。蓋每問行人必答。而心則滋失其狀。少須出默。而明大城。悉。

力。前趣一至空曠之地。四望無人。則踞地去其履。以履繩交糾。寘之後。上復納。轡囊中。昂然輕逸。顧終日乃未得食。而赤日如炙。其在城中奔赴已逾數里。此時去城復遠。時時思息。而心中念父。逾切。竟不能自止。有時自思。苟不趣前父且莫見。則力奔已而復計。若狂奔者必速疲。疲何能步。於是極目向天涯而步。初不後顧。而亦不計路之遠近。及能至。與否。但覺死父之縷。已高懸天末。吾必以見父爲止。而飢疲二事。初不遑計矣。

第八章

夫以伊梵之芥皇。上道心驅之也。官骸百體。咸不從。令天色未昏。而伊梵已木強。不能前。迨既木強。遂淹然仆於地上。可數分鐘。茫然如無知覺。更五六分鐘。已醒。乃引足微步。至於樹陰。既至。則又奮決其心。更前。心顧如是。而二目已昏。遂寢於樹下。已而太陽移影。穿樹直射其睫。伊梵仍昏睡。莫動。蓋此童子自火車站脫身至此。已二十英里。飲食之屏。可二十點鐘。昏寐乃同死人。後覺有人力抱其軀。始覺百無所見。

但見紅暉中爲黑影搖動。忽聞有老人作聲曰。吾以爾爲死矣。汝究如何者。且何由至此。伊梵目光少定。似見有一人負囊於背。鞠躬祝伊梵。伊梵以手拭目。然猶覺目前青紅交雜。作圓圈。少須見人形矣。此人爲澳洲所常見之人。臉爲陽光所侵。作黑色。髯垂其胸。著吉莫靴。不領而衣荷蘭絨外衣。冠廣簷之冠。伊梵曰。我睡非死。髯叟曰。知之頤汝。何爲睡於日中。此絕可危。且爾胡來。伊梵曰。吾來自默而朋。髯叟曰。我適將歸默而朋。爾亦知此間去默而朋遠近否。伊梵曰。殆二十英里。髯叟曰。否。可十二里耳。今爾安適。伊梵曰。將赴機籠。髯叟曰。路中安從得憩。伊梵曰。未知也。髯叟大異。卽曰。更行五里。可得車站。以爾之年。車人或容爾息於車站。且爾至機籠。若家在是耶。伊梵曰。否。髯叟曰。然則安居。伊梵曰。遠矣。此時至不願答髯叟言。防隱情。一洩人人將加憚。毓滯其行。髯叟曰。汝於途次宜作數日留。伊梵曰。吾於一二日間必至。髯叟下其橐。自納其菸。問曰。汝曾以糧行耶。伊梵曰。未也。叟曰。飢矣。伊梵曰。然。叟復啟其橐。出麵包及肉。佩壺出冷茗。因曰。汝飽食之。勿爲吾留。吾今晚可至默而朋。復

從囊出刀切肉及麪包授伊梵。伊梵大嚼如狼叟以指拈伊梵之領曰茲爲新製。以理度之必有人將護汝。汝何由一身獨行而伊梵者不能妄語。且不能虛構其事。乃不答。恣食其精。叟亦弗問。伊梵食已遂飲茗。納壺於叟。尙有餘肉及麪包。叟仍納之囊。背之且曰爾不言固不與叟事。然我甚奇爾之踪跡。起立尙久視伊梵不已。復曰。前去車站可五英里。二句鐘可到。以吾料之必容汝假息度此夏夜。伊梵遂起。拾其履。仍賓之后。上即轂。叟所指處首塗鬚叟曰童子汝乃傲蹇至是奈何不與長者爲禮。伊梵果迴首曰謝丈人。遂直趣長路而去。叟以手搔髮目送伊梵。後亦行。伊梵行次。前顧已影漸長。日西而長影倒其前也可一百碼。已而漸沒。夜色亦漸起。此童子家居時初不少息。支體軀幹至勞動無甯時。然以今日行路之艱亦僅能匍匐而前。無復腳力。遙望前途路曠人稀。更增寂寥。已乃沈黑。不能辨道。星光疏疏。僅辨微徑。遂至車站而獵狗吠聲如豹。伊梵趨起不敢前。果此子生於城中者遇此境地。心膽將都裂。伊梵生長鄉間。竟不之畏。卽在田間草茵厚處露臥。轉以爲適。仰空四顧。

闕無人聲。再望車站中燈光漏出圭竇。人聲旣靜。狗亦不喧。但遙聞馬圈中數馬蹴踏鳴嘯而已。天光微曉。忽聞有人放豕聲。鳥聲亦囁於林末。狗之吠聲復作。伊梵遂起過一人家。人尙閉戶。伊梵坐其闌干下。待主人啟扉乞食。然亦不覺以行乞爲恥。但圖得生存。此身能見死父足矣。若餒死者。又安得見。晨曦甫動。已聞屋中有人行步聲。則一支那人啟關。以壺水沃園蔬。其人且灌園。且視伊梵。亦不之聞。逾一刻鐘。屋中人聲逾喧。狗亦出戶。伊梵知其中必操獵業。顧以飢故。亦不畏狗。遂越馬圈而入。支那人問曰。童子何求。伊梵曰。正欲求食。支那人曰。爾向廚門。庖人必能贈汝。時庖中有婦人。方取牛乳。因以一器授伊梵。復取麪包及冷羊肉與伊梵。曰。汝將安道。伊梵且食且答曰。機籠。女曰。須行經日始到。因又取麪包一巨塊及羊肉。曰。此授汝道中爲行糧。復取淨巾裹以授之。且與親吻爲禮。伊梵一生初未覩此慈惠之人。矧身在難中。益形感動。不期淚隨聲落。作歎歎聲報此婦人。婦人曰。爾年幼人。胡能涉此長道。方欲爲伊梵振襟。聞主人呼聲。則立奔而入。伊梵遞進出門向機籠行。然長。

日行道前。望都無所見。但覺有囚父獄牆一片。瓦其眼中。其心殆望此獄牆如天上。清都到即宅心之所實。則一片獄牆又爲其心愛者。老父待決之場。在勢正有萬種傷心。而伊梵乃聚其精神。願力一往。於是間者以爲世界之大。僅有此間爲已所屬。心則二親括髮關械於其中者也。蓋此獄牆如燈。而伊梵之身則如蛾。雖遠隔千里。亦將一撲其中爲快。陽光如炙。赤足行道足繭。且焦迨晚。已至機籠。旣至城中。覺其間居人之待伊梵。尙不如野次羸憊已極。仍不居城市。遂及郊外。出餘糧食之。此日宿於草間。隱隱聞海潮聲。則知此地濱海也。取乳之婦人授糧至足。計明日可無飢餓之患。心爲釋然。明日視其肉。則奇臭不可忍。而麪包爲其所染。亦臊不可咽。咽卽欲嘔。時道間沿路均有奇景。伊梵生長野次。目熟溪山。亦深解其趣。而此時戀父之心。但覺有獄牆一片。懸其眉睫外。此都無所見。顧天下執持堅操之人心。固無窮。而力則有限。矧地上爲驕陽所炙。其熱如炭。飢腸雷動。尤莫能支。焦渴乃不可忍。尙咽淚。强力前進。淚漬其脣。則以舌舐。用其齶質少止其渴。迨足疲力弱不能進。則

又大恨人生荏薄至此乃堅定已見猛進無暇已至一處疲極不能興距一里之遠似見綠陰謂得林陰吾力或尙可蘇然至林間時立仆覺四肢皆痛楚不可耐則又奇哭心中漸覺失望自計羸憊故鄉安可到而因父又安能見其始獄牆一片招引其前今則已身若向牆後卻矣夫以八齡童子用獄牆鼓舞其氣機使之奔赴所挾持之具已至危殆今並此而奪諸其目中則難堪之狀已非人所喻腦中旣受陽光燔炙暴痛如裂益以肢痛腹餒尤不知更行幾許方可得食輾轉悲涕暈於林下然尙強起二足同僵因自念更行必不達果此林下無行人或行人不復省我則亦必死嗟夫父母兒命已殆今亦聽天所授耳乃曲肱臥於林間待死夢境之間似宛宛臥於其父之肘上似出其小手撫摩其父因服之上覺百痛皆忘志願至遂然睡夢間忽聞有革靴聲行近林間去身至近立而作駭愕聲旣醒見一人即前二人在河次坐談之人伊梵自念得見其人則不至有失路之險乃大悅其非誤其人口中吸菸汗被其額曰汝不言到機籠耶此地去機籠已十五英里伊梵曰童子所期者在

琰地勒地。非止機籠。其人曰。汝卽以行脚往耶。以伊梵兩趺均破。爲是人所見。且有
細石陷入創處。聞言起坐。拊視其足。以指剝細石出。其人曰。汝更欲以赤足行者。則
真蠭蠭然。我亦不能令爾喝死於此。顧吾生所遇佳運。以見汝爲極。我行十五里。於
毒日中。距前途尚十五里。能背負童子而行耶。童子殊可憐。今無術矣。汝試伏吾背。
吾背汝行。顧汝二脣欲裂。是必焦渴。因出巨壺。中冷茗爲口所炙。其味甚辛。伊梵仰
而大吸。其人曰。勿爾。因以手引其壺。不聽盡吸。曰。汝且飲且漱。令涎生於口。較諸狂
飲爲益滋多。伊梵飲已。其人曰。汝渴似解。伊梵曰。吾病均瘳。語竟欲起。其人哂曰。汝
瘳耶。非吾運蹇。不經此林間。汝尸當爛。因斜睨微微作詈狀。語次。已伏身於地。謂伊
梵曰。小鬼汝撲吾背。伊梵力起。果伏其人背上。其人數聳其肩。遂行。口中言曰。吾運
乃奇劣。一生操作。已羸吾支體。不圖上道。亦必駛人而行。且詈且行。可六旬鐘之久。
及晚宿於人家。主人亦仁惠。款此二人。伊梵居此人家。脚痛幾二日。明日遇茶商載
之車中。至巴拉拉得。伊梵問途。知逾五分之一。然在道八日。顧此數日。將息久。且趁

車得食。脚痛良已。旣至巴拉拉得之明日。破曉卽行。心中自念。途雖五百。然吾行已百里。此四百里者。奚不能至。外史氏曰。吾不審伊梵後此長成。能否記憶八齡時道行之苦。在理或不遺忘。沃野千里。林樹叢雜。幸時時遇人。周以飲食。雖飢渴交逼。而靈魂及軀殼。尙足併合。方在默而朋首塗時。月光剛下弦。逾此七八日。輒以夜行。一身恆處於長明燈之下。晝來狂熱。擇林陰而睡。夜中起行。月皎沙平。乃見一童子之影。蹠旅冒幽輝而行。其景殊奇幻。殆月光已盡。則又行。諸日中行道者憐伊梵恆與食飲。惟問其途之所出。則咸怪駭不可狀。一日去埃及勒地。僅一百英里。有人問以何來。則答自默而朋。人以爲妖人。將執而囚之。且馘其耳。幸有騎士至。其人自道中熟聞其事。見衆將馘此兒。則駐馬問曰。此兒非自默而朋。長行赴埃及勒地乎。衆曰。彼自言然。騎士曰。然。然我自長途涉此。言人人同。衆聞咸稱其奇。孝則爭挽其留宿。明日騎士前行。隨地揚伊梵之孝行。以後五日行道。竟有人延庇於道。以田車載之。飲食皆備。惟自隱其名。不以實告。但言吾父受囚。吾將往省。吾父其他一無所言。伊

梵之狀既不揚益以敝衣固足取憎然人人聞其孝行則又加以延接既至埃及勒地之一日亦一茶商以車載之而至時適在夜中伊梵望埃及勒地大類回回人之至麥加並千山萬水得聖地矣明日遲明卽至獄牆之外見前日所賜之亂石石狀依然仍坐於石上時四無人聲曉光初上始續續見行人已乃大集似有所俟伊梵獨坐初若不見有人垂首於胸忽聞衆聲大呼見獄中有黑旗陡上心中不審何狀則戰不能已但聞有人言曰此人已矣伊梵趣問此人誰耶其人駭曰此卽伊梵來斯之兒趣禽之伊梵立遁

第九章

吾書今當補叙孟德麥亞子爵矣孟德麥亞子爵方在茅櫨之下引斤踞木製猪圈忽見有騎士飛馬向庫拉拉手中將書書言付庫拉拉孟德麥亞子爵姓氏爵望咸具子爵方赤其臂衣敝衣運斤不已騎客已臨門問曰此爲庫拉拉耶子爵曰然騎客曰吾將書來將尋一孟德子爵語時竟忘其半子爵曰問鄙人乎客欲而我者

孟德麥亞子爵也。騎客曰。書卽在此。因授書。子爵展書。則喜氣溢於眉宇。忽操法人語作謳歌。且舞。騎客大駭。以爲狂病。發子爵曰。披忒魯夫納汝。前俄人自茅屋出。方以水漬麪屑治餐。趣問曰。何也。子爵曰。我已得佳兆。出我意外。爲人間極富貴之遭。爾亦知吾今爲歷史中望伐之首領乎。吾叔亡矣。俄人曰。此爲君私事。然消息頗不惡。子爵曰。天下最切己者。良莫如私益。即以吾身世言之。人之稱我者。但曰法蘭西。或朋友。或迺德而已。今以家事中變。竟令我爲馬來公爵。此公爵歲入。則不可紀其數。殆幾千百萬耳。披忒魯夫納。汝今隨我同享富貴。旣至巴黎。則合衆更立一會果欲以炸藥死俄皇者。我任巨資。且我後此亦足享人間極腴之盛饌。吾友試思。後此吾足將復履巴黎木概之官道。想吾心愛之周麗亞。定忘我。然以巴黎之廣。豔者詎彼一人。我實告汝。巴黎居天下之中。凡有佳品。咸灌注其地。昔日木木之法蘭西。今榮歸矣。披忒魯夫納。汝胡不賀我。俄人曰。爾以罪出。今歸。能卽爲法曹所恕。不治其舊告。子爵曰。吾固以倡民權出。今法國不成民主之國乎。旣爲民主之國。吾歸正足。

動人親附。安被死刑。外史氏曰。子爵在艱屯中。得此佳兆。狂喜幾類野人。及得此書。心中但憶有法國。幾以爛熟之英語。格格不能盡吐。然猶操之者。以騎客作英語。故以英語示郵人。自鳴其富貴。實則人情樂逾其度。固應有此。又語披忒魯夫納曰。我滿志至是。汝何鞅鞅。俄人曰。吾方思維。從今天下一善人。將卽於嶮暴。一國民之公友。將成爲刻剝黔首之貴人。吾何賀爲。子爵曰。披忒魯夫納。汝誤矣。此特吾之佳運。得此巨資。則足飲良釀。吸佳菸。享口福。且與美人親吻。若云棄我故交。則我萬無此念。披忒魯夫納爾。我赴巴黎矣。迴話騎客曰。客何名。顧吾囊中。乃無錢。特爾欲吾豕。吾園可二十豕。定以贈客。此屋略佳。亦可同贈。卽地亦客之產。可種可售。一聽諸客。騎客曰。明公此事確耶。子爵揚其手曰。諾。吾以名譽爲誓。少間者。且以券授客。今茲萬母須此。汝少須。吾尙有書付爾。以去。遂入室。取斷楮。以半段鉛筆。作狂草十餘行。卽迴書報。埃地勒地律師。書中言可以車迎我。俄頃。卽行車。但候我於半道。且告律師。凡吾庫拉拉遺產。書一合例之約。贈騎客。客得書。力馳而去。子爵入室。乃摒擋行

具納一小囊。備首塗。且謂俄人曰。吾今即上道。赴天下名都會巴黎京城。俄人曰。吾入巴黎何作。子爵曰。至時但有行樂。尙欲行吾舊日志綱。更立新會。吾友勿務苦慮。但行自有佳況。俄人怏怏不自聊賴。語子爵曰。汝將易操此晉粹所預及者。子爵曰。吾操何嘗易。則以莊容語俄人曰。良友聽我。吾數年居配所歷艱辛而不怨友。乃以我爲樂。易須知吾心有無窮之悲也。友親我詎以我一臨富貴之場。遂忘其夙好。此詎爲吾志。蓋吾之宗旨。恒用以示君。豈能遽忘吾友。語至此。引二手向披忒魯夫納。披忒魯夫納微暗。則以一手報之。子爵曰。行矣。吾易貧爲富。何地不有逢迎。顧天下奇景。無如巴黎。故吾必以巴黎爲鵠。旣出門。亦不反關其扉。剛行數十武。卽曰。此豕與我同患難。孰爲料其食果不餉之以人。且立死。乃迴首見鄰人方俯而鋤。則遙呼之曰。吾方有行事。請爾善視吾豕。因別庫拉拉。道中披忒魯夫納色頗幽黯。如有所失。子爵則躊躇甚。暫時疊二指。作繆樂檳爲歌。迨見俄人。那樂則亦肅然無言。可一英里。子爵復以手拊俄人曰。我思語至此。俄人卽曰。我知君所思。子爵曰。我思。

人。生。固。宜。爲。世。人。任。事。惟。勿。行。其。前。此。舉。烈。之。事。稍。歸。於。和。平。亦。佳。俄。人。曰。然。果。吾。
與。爾。年。纏。同。門。業。同。者。或。亦。變。吾。宗。旨。我。告。爾。且。晚。且。變。不。圖。其。變。之。神。運。乃。匪。人。
所。料。子。爵。不。悅。曰。良。友。吾。爲。救。國。救。民。之。故。幾。於。身。伏。斧。鉞。今。幸。年。發。未。老。而。佳。運。
復。來。安。能。不。以。青。春。爲。行。樂。地。若。君。者。以。鐵。血。爲。旨。吾。何。敢。冀。君。變。調。惟。至。巴。黎。時。
欲。如。何。若。卽。如。何。耳。俄。人。曰。然。試。至。巴。黎。更。語。其。他。於。是。二。人。咸。焦。悚。無。甯。狀。復。無。
言。行。已。至。老。彭。生。莊。上。見。有。一。童。子。匍。匐。於。地。上。披。忒。魯。夫。納。引。首。而。望。則。大。咤。語。
子。爵。曰。汝。眼。明。於。我。然。我。固。曠。曠。或。不。至。於。謬。誤。子。爵。以。目。從。俄。人。所。指。處。遙。矚。亦。
大。駭。曰。此。不。幸。之。童。子。乃。復。歸。耶。俄。人。曰。誰。則。審。之。汝。觀。此。童。子。固。無。誤。乎。二。人。語。
已。力。趣。而。行。果。伊。梵。也。顏。色。枯。敗。衣。服。破。碎。蹩。而。力。前。色。慘。白。如。垂。死。狀。日。暗。純。黑。
唇。變。作。藍。色。伊。梵。行。次。初。不。審。人。非。子。爵。徑。前。拊。其。背。則。已。交。臂。而。過。子。爵。曰。伊。梵。
何。由。歸。汝。居。默。而。朋。胡。至。此。伊。梵。曰。吾。力。行。歸。耳。子。爵。復。駭。曰。汝。乃。以。行。腳。歸。自。
何。時。歸。且。何。事。伊。梵。曰。吾。不。忍。吾。父。我。慈。父。何。適。者。吾。亦。何。適。父。子。萬。不。相。舍。子。爵。

大感動跪於草間力抱伊梵曰汝今何圖伊梵曰我歸庫拉拉子爵曰庫拉拉中安有人省汝迴顧俄人曰焉置此童子俄人搖首不能答子爵以法語語俄人曰彼父於禮拜三中已伏刑遺孤僅有此子此子聾孝而有膽幹吾萬不忍聽其槁死於是又以手拊伊梵操英語曰憨兒胡不安居默而朋竄逸至此何爲彼問樂汝就之可得生吾固處汝以善地俟必欲納爾於學中學成將爲良士汝何不悅伊梵曰彼何爲令我割棄我父我心焉能舍我父者設以法蘭西處吾境地必且如我天下萬萬無人能忍其父之死自擇善地以生吾決爾亦必不爲子爵曰恣汝所言庫拉拉決不能歸今爾兄父之願已償能從我而去耶汝家固無人我復爲爾良友汝或愛我而從我伊梵曰可乃出其泥汚之手引子爵作歎歎聲但未縱聲哭子爵遂起引伊梵行三人此行與庫拉拉永訣矣第一日行道至罷明日律師以車至逢諸塗次三人登車是夕至埃地勒地子爵往而律師假多賈歸乃同赴衣肆購新衣此衣爲子爵八年以來所不經服者俄人伊梵亦燦然易觀移居旅館旅人知是人爲馬來公爵

挈其二友者則承迎足。恭曲盡媚態。果是三人不易服而前。則此逆旅主人作何供帳。則不可知矣。伊梵既入。見絢麗無倫。則踧踖不知所可。伊梵生自田間。猶獵如野人。忽爾覩文明盛饌。則大駭其不經見。食咽轉不自聊。既而茵褥爛然。不敢就枕。迨試登其上。則和煖無倫。又大喜過望。俄人者。固虛無黨人。然非盡屏嗜慾者。飯後伊梵既寢。子爵與俄人各踞游廊。飲受冰之蘇打水。商略伊梵事。俄人曰。吾意就是間爲擇一學堂。君以膳宿學費供之可爾。子爵曰。否。此間爲其父就刑母氏幽囚之地。童子身居是間。人人目爲罪孥。然罪實不出諸童子。胡爲任其醜詆。吾意俾歸巴黎。更資遣以歸英國。似此孝行之兒。焉忍淪諸卑田之院。嗟夫。披忒魯夫納。須知天下多貲。亦非惡其力能助人爲善。俄人曰。汝憶否。聖經中敍述古曾有一多貲之人耶。耶穌臨語之曰。汝盡散其質施貧乏。赤手來從我遊乎。子爵曰。憶之。惟此少年聞言鬱伊而去。實則我果遇耶穌者。斷不作此憂態。當劃其半施貧者。留其半終天年。如我意所響。惟爾則自適其適。我不之靳。果爾欲炸斃俄皇者。我不汝悅。亦不汝憂。蓋死

一俄皇而嗣登大寶者復一俄皇矣。俄人但縮其脛不之答。蓋俄人居庫拉拉恆與子爵縱論其志。嚮邇時子爵亦錚錚然以虛無黨魁自命。自一承襲大國則宗旨頓殊。度至巴黎則貴族之儀觀且立形諸外實則人生至此承望顏色者多亦不期流露其寒慙在子爵胸中所期固亦自適其適特未能力脫宗族交游之詔。佞不能不害。生其驕狎既至埃及勒地遂有報館訪事者鱗集叩其家世門業並問其何事見譴。以是之故益吹波助瀾描寫子爵行狀報章旣騰人人心目中皆識有馬來公爵。一臨廣衛路人咸挺立爲禮。臨行則萬衆集送。公爵見之頗焦悚。以八年蠶蠶爲牧猪奴見萬衆騰沸轉形慚沮顧擁資旣廣遂貸頭等船位並延伊梵俄人同居。俄人曰我爲民族初不欲舍去故步冒非其有與國民殊凡窮人所稱足者我得之亦足。公爵聞之頗怏怏俄人曰果君見挾同行者但得下船於意已。遂公爵曰汝欲甘地獄中行樂吾不能格君勿入。俄人遂以頭等二船票入公司中易居下船此時公爵愈不樂直見諸顏色。伊梵者每聞上等人三字直同刺腦之仇讐見此法蘭西人和

悌美令藹然親人而今日忽巍巍作大人狀似善世之善人立易爲驕蹇不令人近則亦焦然不適外史氏曰八齡童子竟有凌上譏責之心非童子罪也蓋其庭訓所貽故流弊至此俄人旣易票入下艤則呶呶私咎公爵謂人情大率類此爲百姓時則爲百姓設謀今則成爲世家矣伊梵曰何云世家俄人曰世家者專以困阨窮人爲職者也彼匪事咸不爲匪物咸無不欲吾輩見之必鞠躬致禮若侍立其前則必脫冠於手爾輩流汗躬耕致其死力供彼之逸樂伊梵聞言木然癡坐久始言曰法蘭西之爲人或不如是俄人曰人固佳亦世家中不盡無心者惟爵重費豐能遏其爲善之心令趣於惡凡二人所議公爵悉未之聞以公爵居上艤不與二人接有時二人自下艤中仰窺公爵與命婦語或與船主傾談而伊梵之心已爲俄人浸潤久如鼓急絃復憶亡父臨終言凡富貴之人多強暴而已身之伶仃無告亦正屬富家翁之故使彼流離又念囚父之所以死及一身行毒日中經月皆法蘭西等人爲之也外史氏曰童子者但有知覺初無理想在伊梵知覺中已決多費之人咸在可殺

之列。自念身苟長成。必令此豪暴家兒。被以苦趣。決不令踞高臨下。凌踐平人。此時伊梵心思擾亂。複集吾書。不能以曲筆繪其思致。惟腦中所蓄。特伊梵閱歷中之人情。而俄人亦叙其當日在西比利亞所得苦趣。一一告之。伊梵言。流人之赴配。所均俄皇不道。誅戮善人在披忒魯夫納眼中。見俄皇二字。如遇其仇。迫切如覩紅旗。咄嗟。開戰者道中。凡披忒魯夫納所述。伊梵往往雪涕。一日俄人復言。在我國度中。千百小兒。均無依賴。其父母伯叔。均爲俄皇所戮。故顛沛之狀。亦正如汝。伊梵聞。言感觸。則大哭。其死父。且言吾能爲汝者。則堅握其小拳曰。必殺俄皇。當購利刃淬藥。而蓄之。殺俄皇受戮甘也。俄人點首歎息。曰語出諸嬰兒之口。見公道之在人矣。遂出船面。引菸。臨風而吸。

第十章

凡人夙具成心。以乘人之間隙。其得間。蓋至易也。披忒魯夫納沿道。恒不適頗思尋仇於公爵。公爵於半年推解待此。俄人恩義甚摯。其至開罪於俄人者。正以富貴之

懿。僕人披忒魯夫納遂背惠而成爲私憾。披忒魯夫納者在民黨最兇烈之人。尤忌人類中以貴賤別其高下。謂有錢者無論義取劫取得錢多者厥罪卽不赦。此等思想卽社會之主義。然守之堅摯如披忒魯夫納者亦不數見其人。俄人與公爵舊交也。公爵之善惡俄人固已審之。惟無因忽加以公爵位號。則格格欲噦而巨資尤爲棘手。故於經月之前。尙爲莫逆交。自得書以來。則翻然變計。胸中虛構一半獄。欲引置公爵於中。證實其罪。此外尤有恨事者。則凡下船之人。不令冒入上船。而公爵自上禮拜入上船後。亦絕迹不履下船。省此二人。披忒魯夫納尤不平。有時遙見公爵與貴婦人語。然乃不可得。卽伊梵之與法蘭西。不狎無忤。今見法蘭西遠如天人。亦覺名位及資財。固足陷人入於不善。又念公爵登舟後。胡以棄故人如敝屣。以是益形鞅鞅。而公爵者。自以爲有恩於俄人。而俄人忽加白眼。亦負盛氣。又八年中不見文明社會之人。今日裙履聯翩。大類久饜蔬食。忽易豐腴。咀嚼頗復有味。顧其少年入於虛無黨時。亦自有故。蓋少年所被之教育。實故老所貽。大非新樣。其視都中人。

士咸扇朴散澆不衷禮要且以拿破倫第三之擁立特據豎之小人動行嶮暴因之彌日鬱鬱實則公爵雖長朱邸實窮不自聊今忽得高爵厚貲覺天之償我孔厚立萌其持盈保泰之想去黨人宗旨遠矣復念身爲論政不合論配所八年亦頗以貧爲苦今旣得資適可舒其抑鬱此等心緒實至平無奇前此爲貧生其怨尤今茲所得逾分怨尤之心遂若晨霧爲日光所遣但覺前之所爲由墮而生後之所爲由境而變驗之千百皆然何獨一我一日心緒平和則思俄人之弗悅固亦人情乃以侍者引入下艙視此二人見俄人及伊梵同坐於木板之上奕棋俄人方指揮伊梵着子公爵引手揩俄人背曰汝二人勝負何如俄人知爲公爵立起脫冠矗立爲禮稱曰馬來公爵乃憶及貧交甯非故人厚待公爵知其揶揄僞若無聞就伊梵語伊梵亦悚然若避公爵右側其身當側身時船適右側伊梵遂跌公爵立趨引之伊梵貌俱悚懾然其狀則甚倔強公爵左右視操法語曰此何爲者詎三人同來偶不當相見過卽在我耶俄人曰吾早審汝爲富貴中人吾更同住上艙似與貴人有梗且我

若早知公氣概之豪恣則悉我稗販所得亦足自達於歐洲。公爵曰我乃不知俄人性質以負義爲公德。俄人曰否爾我地望懸殊同居非偶。公爵曰旣云不同則亦聽公所爲嗟夫。披忒魯夫納我初以君爲善人故傾心相嚮吾雖自貧而富固無失故步而故人之待我前後乃迥若兩人。俄人曰以理勢論二人均有異當吾辭謝庫拉拉時即知宗旨旣殊行當割席。今果應其言。公爵亦自審與此二人踪跡較疏一經俄人揭示則慚愧轉生其嗔惡。乃莊肅其容與俄人點首竟至伊梵所坐處語伊梵曰伊梵在義汝應親我今我當謀以食餉汝且與庖人謀之汝嗜葡萄乎香蕉乎或梨或蘋果可一一語我。伊梵側目仰視如避惡人終不一答意謂公爵者蓄毒於心非人情不可近然公爵仍前撫之見伊梵作此狀頗不憚則正色以法語語俄人曰此童子在理必義我不仇我是爾以毒藥中其腦令彼見絕我今不能以此嚴淨之童子令汝陶冶以兇殘迴面語船人曰司巴克司先生司巴克司者船中執事人也來時遠立觀此三人作鬱勃狀既聞聲乃立前公爵曰吾船艙之鄰毗尙有空屋否。

船人曰。然公爵曰。請君語船主。以此童子登上艤。勿令其下此。船人聲諾而去。公爵與俄人點首亦行。後此船人引伊梵登上艤。伊梵哭詈叫囁。厥聲洪然。全舟之人靡不駭異。二舵工且笑且昇。伊梵行既登。伊梵伏於隅陬。不食不語。幾欲越艤下就俄人。均爲守者所格。伊梵既不能遁。則潛伏室中。與外人屏絕。是夕晚餐。船主與公爵言。此童子倔強如是。當繫之以繩。公爵知伊梵性質至劣。繫之且更暴烈。乃曰。閉之室中可爾。明日。伊梵飢極。大類伏窟之獣。獸勢迫不能不出穴。求食迨出。獲美膳爲生平所不經見。乃稍稍安貼。公爵曰。汝若在是間。食飲皆無缺。且得豐腴。若汝以爲苦。出死力與吾角。吾固聽汝。而汝亦斷不能遜。凡余極力格爾。不善正納汝於善公爵者。本欲力馴此劣童子暴悍之性。然仍不言其旨。但曰。汝果能聽言受訓。則全舟之人。均曬汝。且爾若嚴局窮閉。必枯餓而死。死無人惜。此二事。汝自擇之初。無人強爾。以所不欲。伊梵曰。我殊悅披忒魯夫納。公爵曰。我決不許爾。恣所欲。惟爾非居此不可。伊梵知不能爲力。則亦俯首無語。逾數日。漸覺是間樂矣。實則八歲童子。知識。

未濬以虛無宗旨灌入腦中則兇徵立見然偶試以埃及燭肉之器下匕其中則未嘗不甘其滋味前此一人獨餐後此公爵見彼甯貼則聚其珍饌餉伊梵既飯授果尤豐伊梵此時遂漸被銜勒心頗知足有時天良不泯見披忒魯夫納伏處下船則轉足爲我包羞伊梵之居上船雖有人格之不聽下若上船之中則游恣無復羈勒一夕星月皆渺船行於平流之上如履牀席伊梵至闌干之次下瞭見俄人方坐而吸菸一人獨坐黑影中幸桅上有燈流光下射測狀知爲俄人伊梵四顧無人乃遙呼曰朋友其聲甚微俄人仰觀問曰汝爲小叛徒乎伊梵辨曰我甯爲叛蓋不得已汝甯不見我去狀耶俄人曰然汝但可云囚不能語叛語至此抗聲曰伊梵汝所居非善地以汝所居當與平民伍攀高援貴非汝所職汝常語我以若父禁中語然若父遺言汝苟一日生者一日勿忘伊梵誓曰死父之言萬不能忘且萬萬不忘丈答鑒我語時聲咽欲哭此童子他無恐怖惟一語其父則百感交集悲不自勝蓋此畜

子謹識遣言較諸游戲飲食爲切俄人曰能此者亦佳事但彼人待女何若伊梵曰待我絕厚然非所願蓋吾家狀至此在勢宜汚賤自安不宜心嬖麗侈俄人曰孺子爾我後此或不謀面惟有一言奉告凡自命爲貴人者與之酬接大有分際孺子宜識爾之老友法蘭西今變節無復在庫拉拉牧豕時行狀爾年幼莫審其狀我則審之了了前此一身窮困則力右窮人今茲多貲卽爲貧者之仇此時忽聞有人在黑影中答曰披忒魯夫納汝乃讐言我何嘗變以爾有搏噬貴族之心故極力納我罪遂成參商公爵者本臥於長榻之上伊梵過時未之覺於是公爵起近闌干之上下視曰汝何爲必以殺人根株種之童子腦中令彼仇我俄人曰童子佳趨正道行汝乃引之入於泥滓汝亦知富之爲害其害無窮六禮拜前汝尙近情今則爲貴胄中之蟲賊公爵曰汝堅僻不近情汝意云何得毋仍趣我歸庫拉拉牧豕且斥其先勳勿襲舉巨產擲之溟渤至此孤兒我欲教之以學問其事詎卽悖理而戾仁公爵所言均操法語伊梵一不之覺俄人曰童子有天授之權令彼思量自由彼之弗欲

與貴族處正有義理。以彼祖父均見戕於實旨，故授身民黨，復其積仇語時，晒曰：我乃不圖虛無黨人，忽改節爲貴伐。此眞天子之謂也。公爵曰：汝乃不能喻之以理，因迴面伊梵告以英語曰：汝平日與我厚，記在庫拉拉時，恆日親我。伊梵曰：然語時頗快。快公爵曰：爾之厚我得毋以我爲厚？故報我以厚。伊梵悟。然語時稍和婉。公爵曰：孺子我實告汝。汝若不忘前義，我將終身厚爾。勿惜汝勉學之費一皆我任。衣食稱是待爾長成聽爾所爲我必永爲爾友。又以法語語俄人曰：披忒魯夫納。汝有何權足以問我二人之誼？又有何力能禁錮伊梵不爲學人？汝之麾斥伊梵不令從我，敢問汝何術？足輔伊梵成立俄人不答。公爵曰：伊梵從我行。伊梵下囑俄人後，以手上公爵。公爵力引之。自是伊梵久久始見披忒魯夫納。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角

定價

戲 遊 童 兒

洋裝一冊

小學體操科應重游戲以其合乎兒童心理也。顧近今流行之游戲教科書多出於翻譯未必悉合乎我國人之性質本館特編輯我國兒童舊禮請體育專家搜輯有之游戲法不背於教育原理者編成是書翻校舊作新趣味豐維喬者常翻譯者可比小學之用非尋常亦有目共賞也。

五分

二角

唱游戲

洋裝

有以唱
歌爲主
者有以
游戲爲
主者是
書選擇
教材參
酌於二
者之間
最爲適
用歌詞
淺顯純
乎天籟
極合兒
童心理
四角
定價

體操 游戲

沈鏡清 奚萃 蔣維喬 校編 光華

本末

幾

戲游操體

小學體操應重
游戲誠以游戲
理也須近一再

洋裝 洋裝 洋裝

是書分卷上卷詳各種名稱下舞蹈之名稱下舞蹈之類卷首附錄術語及詳解尤能使讀者一覽了然教員學生用之皆極便利

王季梁編戲游舞

四角

定價

戲游 踏舞

洋裝
是書分